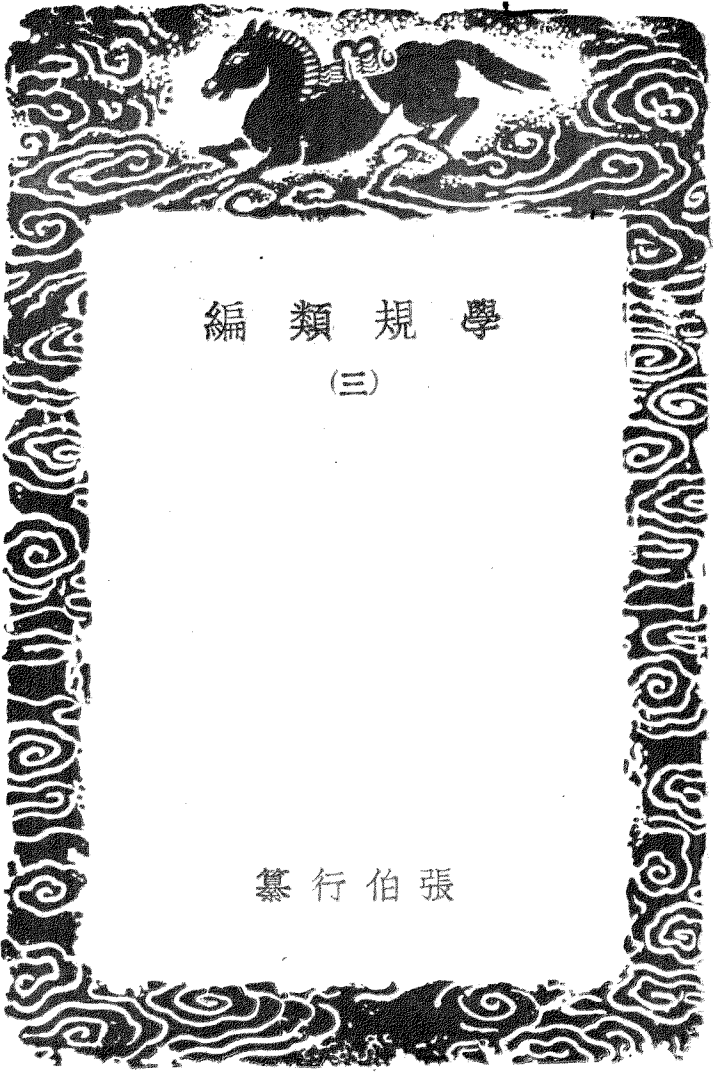


學
規
類
編

三





學 規 類 編

(三)

張 伯 行 纂

學規類編卷之十六

力行

程子曰。居之以正。行之以和。知過而能改。聞善而能用。克治以從義。其剛明者乎。

張子曰。世儒之學。正惟灑掃應對。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。然後制度文章。從此而出。今人爲學。如登山麓。方其迤邐之時。莫不闊步大走。及到峭峻之處。便止。須是要剛決果敢。以進。

朱子曰。若不用躬行。只是說得便了。則七十子之從孔子。只用兩日說便盡。何用許多年。隨著孔子不去。不然。則孔門諸子。皆是獸無能底人矣。恐不然也。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。去理會這箇身心。到得做事業時。只隨自家分量。以應之。如由之果。賜之達。冉求之藝。只此便可以從政。不用他求。若是大底功業。使用大聖賢做。小底功業。使用小底賢人做。各隨他分量做出來。如何強得。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。直是銖積寸桑。做將去。某是如此喫辛苦。從漸做來。若要得知。亦須是喫辛苦了。做不是可以坐談。僥倖而得。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。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。而於小者苟且放過。德之不修。實此爲病。張子云。纖惡必除。善斯成性矣。察惡未盡。雖善必羸矣。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。德乃可進。曰。若能如此。善莫大焉。以小惡爲無傷。是誠不可。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。莫問他氣稟與習。只是是底便做。不是底莫做。一直做將去。任你氣稟物欲。我只是不恁地。如此則雖愚必明。雖柔必強。

氣習不期變而變矣。務實一事。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。病痛全在此處。但就實做工夫。自然有得。未須遽責效驗也。

東萊呂氏曰。賢士大夫。蓋有學甚正。識甚明。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。只爲實地欠工夫耳。

薛文清曰。人之威儀。須臾不可不嚴整。蓋有物有則也。匹夫之志。未必皆出於正。而猶不可奪。況君子之志於道。孰得而奪之哉。勢無兩重之理。此重則彼輕。此輕則彼重。故道義重則外物輕。道義輕則外物重。爲學之士。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。則此日重。彼日輕。積久惟見道義。而不復知有外物矣。人遇拂亂之事。愈當動心忍性。增益其所不能。所行有窒礙處。必思有以通之。則智益明。

羅整庵曰。規模寬大。條理精詳。最爲難得。爲學如此。爲政亦如此。斯可謂真儒矣。

克己

程子曰。難勝莫如己私。學者能克之。非大勇乎。多驚、多怒、多憂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。克得一件。其餘自正。目畏尖物。此事不得放過。便與克下。室中率置尖物。須以理勝他。尖必不刺人也。何畏之有。

張子曰。人當平物我。合內外。如是以身鑒物。便偏見。以天理中鑒。則人與己皆見。猶持鏡在此。但可鑒彼。於己莫能見也。以鏡居中。則盡照。只爲天理常在。身與物均見。則自不私己。亦是一物。人常脫去己身。則自明。然身與心常相隨。不奈何有此身。假以接物。則舉措須要是。今見人意我固必。以爲當絕於己。乃不能絕。卽是私己。是以大人正己。而物正。須待自己者皆是。著見於人物。自然而正。以誠而明者。既

實而行之明也。明則民斯信矣。己未正而正人，便是有意我固必。鑒己與物皆見，則自然心洪而公平。意我固必，只爲有身，便有此。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，志小則易足，易足則無由進，氣輕則虛而爲盈，約而爲泰，亡而爲有，以未知爲已知，未學爲已學，人之有恥於就問，便謂我勝於人，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，故學者當無我。

上蔡謝氏曰：某與伊川別一年，往見之。伊川曰：別又一年，做得甚工夫？曰：也只是去箇矜字。曰：何故？曰：子細點檢得來，病痛盡在這裏。若按伏得這箇罪過，方有向進處。伊川點頭，因語在坐同志者曰：此人爲學，切問近思者也。或問矜字罪過，何故恁地大？曰：今人做事，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，渾不關自家受用事。有底人食前方丈，便向人前喫，只蔬食菜羹，卻去房裏喫，爲甚恁地。

和靖尹氏曰：克己，惟在克其所好，便是下手處。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。若不自知，卻克箇甚。如好財，卽於財上克；好酒，卽於酒上克。今人只爲事事皆好，便沒下手處。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。五峯胡氏曰：自反則裕，責人則蔽。君子不臨事而恕己，然後有自反之功。自反者，修身之本也。本得則用無不利。

問：每常遇事時，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，這是天理。那是人欲，然到做處，又卻爲人欲引去。及至做了，又卻悔。此是如何？朱子曰：此便是無克己工夫。這樣處極要與他埽除打疊。如一條大路，又有一條小路，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，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，不知不覺，走從小路去。及至前面荆棘蕪穢，又卻生悔。

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。須是遇事時。便與克下。不得苟且放過。明理以先之。勇猛以行之。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。他不用著力。自然循天理而行。不流於人欲。若賢人之資。次於聖人者。到得遇事時。固不會錯。只是先也用分別教。是而後行之。若是中人之資。須大段著力。無一時一刻。不照管克己始得。曾子曰。仁以爲己任。不亦重乎。死而後已。不亦遠乎。須是如此做工夫。其言曰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。吾知免夫。小子。直是恁地用功方得。問張子云。以心克己。卽是復性。復性便是行仁義。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。卻云以心克治。莫賸卻以心兩字否。曰。克治便是此心克之。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。非心而何。言忠信。行篤敬。立則見其參於前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。這不是心。是甚麼。凡此等皆心所爲。但不必更著心字。所以夫子不言心。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。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。復是方復得此性。如何便說行得。曰。旣復得此性。便恁地行。纔去得不仁不義。則所行便是仁義。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。不是人欲。便是天理。不是天理。便是人欲。所以謂欲知舜與臯之分者。無他。利與善之閒也。所隔甚不多。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。

南軒張氏曰。克己之偏之難。當用大壯之力。然而力貴於壯。而工夫貴於密。若工夫不密。雖勝於暫。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。觀諸顏子。沈潛積習之功。爲如何哉。有不善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。非工夫篤至。久且熟也。其能若是乎。

魯齋許氏曰。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。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。喜怒哀懼愛惡欲。一有動於心。則氣便不

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。七者之中。惟怒爲難治。又偏招患難。須於盛怒時。堅忍不動。俟心氣平時。審而應之。庶幾無失。忿氣劇炎。火焚如徒。自傷觸來。勿與競。事過心清涼。

薛文清曰。戲謔甚。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。不戲謔。亦存心養氣之一端。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。可不勉乎。欲心一動。如火之熾。如水之溢。非用大壯之力。莫能止其欲。吾於所爲之失。隨卽知而改之。然未免再萌於心。因謂有不善。未嘗不知。易知之未嘗復行。難。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。物來而順應。正周子胸中灑落。如光風霽月之氣象。程子曰。人能克己。則仰不愧。俯不怍。心廣體胖。其樂可知。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。挺特剛介之志常存。則有以起愉惰而勝人欲。一有頽靡不立之志。則甘爲小人。流於卑汙之中。而不能振拔矣。

羅整庵曰。格物致知。學之始也。克己復禮。學之終也。道本人所固有。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。蓋物我相形。則惟知有我而已。有我之私日勝。於是乎違道日遠。物格則無物。惟理之是見。己克則無我。惟理之是由。沛然天理之流行。此其所以爲仁也。始終條理。自不容紊。故曰。知至至之。知終終之。知及之而行不逮。蓋有之矣。苟未嘗真知禮之爲禮。有能不遠而復者。不亦鮮乎。顏子克己復禮。殊未易言。蓋其於所謂禮者。見得已極分明。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。惟是有我之私。猶有纖毫消融未盡。消融盡。卽渾然與理爲一矣。然此處工夫最難。蓋大可爲也。化不可爲也。若吾徒之天資學力。去此良遠。但能如謝上蔡所言。從性偏難。克處克將去。卽是日用閒切實工夫。士希賢。賢希聖。固自有次第也。

改過

程子曰。凡夫之過多矣。能改之者。猶無過也。惟格趣汗下之人。其改之爲最難。故其過最甚。有過必改。罪己是也。改而已矣。常有歉悔之意。則反爲心害。罪己責躬不可無。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。涑水司馬氏曰。去惡而從善。舍非而從是。人或知之而不能徙。以爲如制驛馬。如斡礮石之難也。靜而思之。在我而已。如轉戶樞。何難之有。

朱子曰。知得如此是病。即便不如此是藥。若更問何由得如此。則是騎驢覓驢。只成一場閒說話矣。答蔡季通書曰。所謂一劍兩段者。改過之勇。固當如此。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。二者相須。然後真可以修。隱辨惑而成徒義崇德之功。自今以往。設使真能一劍兩段。亦不可以此自恃。而平居無事。常存祇畏警懼之心。以防其源。則庶乎其可耳。問氣質昏蒙。作事多悔。有當下便悔時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。或經久所爲。因事機觸得悔時。方悔之際。惘然自失。此身若無所容。有時悲恨。至於成疾。不知何由可以免此。曰。旣知悔時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。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。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。便是不悔底。今若信意做去後。蕩然不知悔。固不得。若旣知悔。後次改便了。何必常常恁地悔。又曰。悔字難說。旣不可常存在胸中。以爲悔。又不可不悔。若只說不悔。則今番做錯且休。明番做錯又休。不成說話。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。曰。不得不悔。但不可畱滯。旣做錯此事。他時更遇那事。或與此事相類。便須懲戒。不可再做錯了。

西山真氏曰。過雖聖賢不能無。蓋過者。過誤之謂也。知其爲過而速改。則無過矣。故論語曰。過而不改。是謂過矣。左傳曰。人誰無過。過而能改。善孰大焉。子貢曰。君子之過。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。人皆見之。更也。人皆仰之。孟子曰。古之君子。過則改之。今之君子。過則順之。成湯之聖。猶且改過不吝。顏子之賢。猶曰不貳過。以此可見。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。若知其爲過。不肯速改。則是文過遂非。而流於惡矣。蓋無心而誤。則謂之過。有心而爲。則謂之惡。不待別爲不善。方謂之惡。只知過不改。是有心。便謂之惡。易曰。風雷益。君子以見善則遷。有過則改。天下之至迅疾者。莫如風雷。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。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。

胡敬齋曰。人有過。貴於能悔。悔而不改。徒悔而已。於己何益。改過最難。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。使吾身心體密。放僻之心不生。則大本堅固。過失隨覺而不行也。若欲防患於豫。須以敬爲主。不使須臾慢忽。又常觀書求義。浸灌此心。悅懌使過失不萌。更妙。

雜論處心立事

程子曰。欲當大任。須是篤實。厚責於吾所感。薄責於人所應。惟君子能之。天下之事。苟善處之。雖悔可以成功。不善處之。雖利反以爲害。人當審己如何。不必恤浮議。志在浮議。則心不在內。不可應卒處事。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。臨患難而能不懼。處貧賤而能不變。視富貴而能不慕者。吾未見其人也。儒者只合言人事。不得言有數。直到不得已處。然後歸之於命。可也。

龜山楊氏曰。物有圭角。多刺人眼目。亦易玷缺。故君子處世。當渾然天成。則人不厭棄矣。

延平李氏曰。受形天地。各有定數。治亂窮通。斷非人力。惟當守吾之正而已。然而愛身明道。修己俟時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。此聖賢傳心之要法。或者放肆自佚。惟責之人。不責之己。非也。

朱子曰。世事無緊要底。不要做。先去其麤。卻去其精。磨去一重。又磨一重。天下事都是如此。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。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。方能細密。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。睹處與聞處。元不曾有工夫。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。可知是做不成。下稍一齊擔閣。且如屋漏暗室中。工夫如何便做得。須從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處做起。方得。且須立箇麤底根腳。卻正好著細處工夫。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。無義理底事儘做了。是於麤底根腳猶未立。卻求深微。縱理會得。于己甚事。常先難而後易。不然。則難將至矣。如樂毅用兵。始常懼難。乃心謹畏。不敢忽易。故戰則雖大國堅城。無不破者。及至勝。則自驕。膽大而恃兵強。因去攻二城。亦攻不下。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。亦須理會時政。凡事要一一講明。使先有一定之說。庶他日臨事。不至牆面曰。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。從此去量度事物。自然汎應曲當。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。方做得堯舜許多事業。若要一一理會。則事變無窮。難以逆料。隨機應變。不可豫定。今世文人才士。開口便說國家利害。把筆便述時政得失。終濟得甚事。只是講明義理。以淑人心。使世閒識義理之人多。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。某看人也須是剛。雖則是偏。然較之柔不同。易以陽剛爲君子。陰柔爲小人。若是柔弱不剛之質。少

隙都不會振奮。只困倒了。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。若其性寬大。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。若性嚴毅底人。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。更不平其心看事物。自有箇合寬大處。合嚴毅處。學要常親細務。莫令心麤。問避嫌是否。曰。合避豈可不避。如瓜田不納履。李下不整冠。豈可不避。如君不與同姓同車。與異姓同車。不同服。皆是合避處。問程子說避嫌之事。賢者且不爲。況聖人乎。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。這不可以避嫌。曰。自是道理合如此。如避嫌者。卻是又怕人道如何。這卻是私意。如十起與不起。便是私。這便是避嫌。只是他見得這意思。已是大段做工夫。大段會省察了。又如人遣之千里馬。雖不受。後來薦人。未嘗忘之。後亦竟不薦。不薦自是好。然於心終不忘。便是喫他趨奉意思。不過這便是私意。又如如今立朝。明知這箇是好人。當薦舉之。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。遂避嫌不舉他。又如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。到得當官。彼卻有事當治。卻怕人說道。因前怨治他。遂休了。如此等皆蹉過多了。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。便可擔負得大事去。如子路。世間病痛都沒了。親於其身爲不善。直是不入。此大者立也。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。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。況衣食至微末事。不得未必死。亦何用犯義犯分。役心役志。營營以求之耶。某觀今人。因不能咬菜根。而至於違其本心衆矣。可不戒哉。以利害禍福言之。此是至麤底。此處人都信不及。便講學得待如何。亦沒安頓處。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。自有定分。及遇小小利害。便生趨避計較之心。古人刀鋸在前。鼎鑊在後。視之如無物者。蓋緣只見得這道理。不見那刀鋸鼎鑊。問事有最

難底奈何。曰：亦有數等。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。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。亦有一種紛拏時。及纖毫委曲。微細處。難處。全只在人自去理會。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。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。易曰：探賾索隱。賾處不是奧。是紛亂時。隱是隱奧也。全在探索上。紛亂是他自紛亂。我若有一定之見。安能紛亂得我。問貧者舉事。有費財之浩瀚者。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。此與正義不謀利。意相妨否。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。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。只論利便於己。與不利便於己。得利便則爲之。不得則不爲。若貧而費財者。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。因斟酌裁處。而歸之中。其意自不同否。曰：當爲而力不及者。量宜處。乃是義也。力可爲而計費吝惜。則是謀利。而非義矣。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。是非既定。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。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。豈有此理。然事之是非。久卻自定。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。仰不愧。俯不作。別人道好道惡。管他。讀書則實究其理。行己則實踐其迹。念念鄉前。不輕自恕。則在我者雖甚孤高。然與他人元無干預。亦何必私憂過計。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。

南軒張氏曰：義之所在。君子蹈之。如饑之必食。渴之必飲。不可改也。若一毫私意亂之。則顧惜牽滯。而卒失其正矣。論伊川說子貢貨殖。便生計較。纔計較便是不受命。只計較便不是。因言人逐日自思量。如何是計較處。纔有計較。作爲便不是。若都不計較。則是無所爲。如何應事接物。要得不計較。又要得應事接物。於此可以涵泳本心。

魯齋許氏曰：不聽父命者。則爲不孝。不聽君命者。則爲不忠。其或不聽天命者。獨無責耶。君父之命。或時

可否之間。設教者。猶曰勿逆勿怠。況乎天命。大公至正。無有不善。何苦而不受命乎。天地閒當大著心。不可拘於氣質。局於一己。貧賤憂戚。不可過爲隕穫。貴爲公相。不可驕。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。多少聖賢在此位。賤爲匹夫。不必恥。當知古昔志士仁人。多少屈伏。甘於貧賤者。無入而不自得也。何歡感之有。巧言令色。人欲勝。天理滅矣。人但當修心自理。不問與他合與不合。果能自修。天下人皆能合。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。則其所合者可知矣。汲汲焉毋欲速也。循循焉毋敢惰也。非止學問如此。日用事爲之間。皆當如此。乃能有成。毀不可遽。譽亦不可遽。喜不可遽。怒亦不可遽。處人須要重厚。待人須要久遠。顧歲晏如何耳。一時一暫。便動搖去。從他做毀譽。後段便難收拾。有不虞之譽。有求全之毀。不虞無故而致譽也。無實而得譽可乎。大譽則大毀至。小譽則小毀至。必然之理也。惟聖賢得譽。則無所可毀。大名之下難處。在聖賢則異於是。無難處者。無實而得名。故難處。名。美器也。造物者忌多取。非忌多取。忌夫無實而得名者。

薛文清曰。古人衣冠偉博。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。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。起居動靜。惟務安適。外無所嚴。內無所肅。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。勢到七八分。卽已。如張弓然。過滿則折。但當循理。不可使氣。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。勿曰今日姑如此。明日改之。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。促迫褊窄。淺率浮躁。非有德之氣象。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。發露太盡則難繼。愈收斂。愈充拓。愈細密。愈廣大。愈深妙。愈高明。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。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。有不覺而發於中者。嘗觀山勢高峻。

直截。卽生物不暢茂。其勢奔赴溪谷。合轅回還者。卽其中草木暢茂。蓋高峻直截者。氣散走。難畜聚。故生物之力薄。回還合轅者。元氣至此畜積包藏者多。故生物之力厚。水亦然。灘石峻。卽水急而魚鼈不畱。淵潭深。則魚鼈之屬聚焉。以是而驗之人。其峭急淺露者。必無所蓄積。必不能容物。作事則輕易而寡成。寬緩深沈者。則所蓄必多。於物無所不容。則安重有力。而事必成。善學者。觀於山水之間。亦可以進德矣。處人之難處者。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。是非較長短。惟謹於自修。愈謙愈約。彼將自服。不服者。妄人也。又何校焉。先儒曰。他山之石。可以攻玉。與小人處。則動心忍性。增修豫防。而德乃進。不可因人曲爲承順。而遂與之合。惟以義相接。則可以與之合。心誠色溫。氣和辭婉。必能動人。忍所不能忍。容所不能容。惟識量過人者能之。人有才而露。只是淺。深則不露。方爲一事。卽欲人知。淺之尤者。識量大。則毀譽歡戚。不足以動其中。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。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。聞事不喜不驚者。可以當大事。亦有小廉曲謹。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。

胡敬齋曰。此道理具於吾心。大小精麤。無所不該。守之則賢。化之則聖。誠之則王。假之則霸。竊之則姦。棄之則愚。無一事出此道理之外。看盡天下事。只要不失其本心。心爲主。事爲客。以主待客。則我不勞而事治。蓋處之各得其所也。程子曰。己立後。自能了得天下萬事。天下縱有難處之事。若順理處之。不計較利害。則本心亦自泰然。若不以義理爲主。則遇難處之事。越難處矣。事雖要審處。然亦不可揣度過了。事雖要聽從人說。亦不可爲人所惑亂。擇須精。行須果。與人處。當執謙。然不可媚悅。才媚

悅。則與天地正大之情不似。諂諛二字。修己治人之大病。諛人者。固是小人。好人諛者。亦非君子。自修則不聞過。治人則惡日積。清高太過則傷仁。和順太過則傷義。是以中道爲難。當精擇而審處。欲爲天下第一等人。當做天下第一等事。

羅整庵曰。因時制宜一語最好。卽所謂義之與比也。動皆合義。則天理周流而無閒。而仁亦在是矣。是故君子之用。不偏於剛。不偏於柔。惟其時而已矣。時宜用剛而剛。時宜用柔而柔。只是大體如此。須知剛之用。不可無柔。柔之用。不可無剛。無柔以濟其剛。或足以致悔。無剛以制其柔。或足以取吝。顏淵曰。舜何人也。予何人也。有爲者亦若是。蓋以舜自期也。舜飯糗茹草。若將終身。顏子簞食瓢飲。不改其樂。本原之地。同一無累。如此。則顏之進於舜也。其孰能禦之。孟子曰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。則不及人。不爲憂矣。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。

學規類編卷之十七

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

程子曰。人心莫不有知。惟蔽於人欲。則亡天理也。欲利己者。必損人。欲利財者。必斂怨。人於天理昏者。是只爲嗜欲亂著他。莊子言其嗜欲深者。其天機淺。此言卻最是。利者。衆人之所同欲也。專欲益己。其害大矣。貪之甚。則昏蔽而亡理義。求之極。則爭奪而致怨仇。所謂利者。不獨財利之利。凡有利心。便不可。如作一事。須尋自家穩便處。皆利心也。聖人以義爲利。義安處便爲利。天地之間。皆有對。有陰則有陽。有善則有惡。君子小人之氣。常相停。但六分君子則治。六分小人則亂。七分君子則大治。七分小人則大亂。如是則字一作無此三字。堯舜之世。不能無小人。蓋堯舜之世。只是以禮樂法度。驅而之善。盡其道而已。然言比屋可封者。以其有教。雖欲爲惡。不能成其惡。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。必有侵陵困辱之患。則如之何。曰。於是而能反己。兢謹以遠其禍。則德益進矣。詩不曰。他山之石。可以攻玉。張子曰。人多言安於貧賤。其實只是計窮。力屈才短。不能營畫耳。若稍動得。恐未肯安之。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。乃能。

藍田呂氏曰。辭受有義。得不得有命。皆理之所必然。有命有義。是有可得可受之理。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。無命無義。是無可得可受之理。故孔子不主彌子。以受衛卿。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。無從而閒焉。有

義無命。雖有可受之義，而無可得之命。究其理，安得而受之。是謂義合於命，故益避啓而不受。禹之天下，有命無義。雖有可得之命，而無可受之義，亦安得而受之。是謂命合於義，故中國受室，養弟子以萬鍾。爲孟子之所辭。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，時中而已焉。

朱子曰：天理人欲之分，只爭些子。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，然辨之又不可不早。故橫渠每說豫字。天理人欲，無硬定底界。止是兩界上工夫。這邊工夫多，那邊不到占過來。若這邊工夫少，那邊必侵過來。人只有箇天理人欲。此勝則彼退，彼勝則此退。無中立不進退之理。凡人不進便退也。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，成皋閒，彼進得一步，則此退一步。此進一步，則彼退一步。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腳，與他捱捱得一毫去，則逐旋捱將去。此心莫退，終須有勝時。勝時甚氣象。未知學問，此心渾爲人欲。既知學問，天理自然發見，而人欲漸漸消去者，固是好矣。然克得一層，又有一層。大者固不可有，而纖微尤要密察。凡一事便有兩端，是底卽天理之公，非底乃人欲之私。須事事與剖判極處，卽克己擴充工夫。隨事著見，然人之氣稟有偏，所見亦往往不同。如氣稟剛底人，則見剛處多，而處事必失之太剛。柔底人，則見柔處多，而處事必失之太柔。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，以敬義二字，隨處加功。久久自當得力。義利之間，只得著力分別，不當豫以難辨爲憂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。問程子言：義安處便爲利，只是當然，而然便安否？曰：是也。只萬物各得其分，便是利。君得其爲君，臣得其爲臣，父得其爲父，子得其爲子，何利如之。此利字，卽易所謂利者，義之和。利便是義之和處。義初似不和而卻和，截然不可犯，似不

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。便是和。不和生於不義。義則和而無不利矣。一云義則無不和。和則無不利矣。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。便公。以自家私意去處之。便私。天下事只有一箇是。一箇非。是底便是。非底便非。問是非自有公論。曰如此說便不是了。是非只是是非。如何是非之外。更有一箇公論。纔說有箇公論。便又有箇私論也。此卻不可不察。凡事都分做兩邊。是底放一邊。非底放一邊。是底是天理。非底是人欲。是即守而勿失。非即去而勿留。此治一身之法也。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。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。推而一州一路。以至天下。莫不皆然。此直上直下之道。若其不分黑白。不辨是非。而猥曰無黨。是大亂之道也。天理有未純。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。人欲有未盡。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。爲善而不能充其量。除惡而不能去其根。是以雖以一念之頃。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。未嘗不朋分角立。而交戰於其中。知人之雖堯舜以爲病。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。然以予觀之。此特爲小人設耳。若皆君子。則何難知之有哉。蓋天地之間。有自然之理。凡陽必剛。剛必明。明則易知。凡陰必柔。柔必暗。暗則難測。故聖人作易。遂以陽爲君子。陰爲小人。其所以通幽明之故。類萬物之情者。雖百世不能易也。予嘗竊推易說。以觀天下之人。凡其光明正大。疏暢洞達。如青天白日。如高山大川。如雷霆之爲威。而雨露之爲澤。如龍虎之爲猛。而麟鳳之爲祥。磊磊落落。無纖芥可疑者。必君子也。而其依阿渙忽。回互隱伏。糾結如蛇蚓。瑣細如蟣蝨。如鬼蜮狐蠹。如盜賊詛呪。閃倏狡猾。不可方物者。必小人也。君子小人之極。既定於內。則其形於外者。雖言談舉止之微。無不發見。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。尤所謂

燦然者。彼小人者。雖曰難知。而亦豈得而逃哉。

南軒張氏曰。人欲橫流。強止遏之。未有不奔潰湍決者。此鯀治水也。水之性無有不下。禹能順而治之。行其所無事也。自然平治。人之良心。豈無發見之時。引而伸之。涵養而擴充之。天理明。人欲自消。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。減卻一分人欲。學者潛心孔孟。必得其門而入。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。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。無所爲而然者。命之所以不已。性之所以不偏。而教之所以無窮也。凡有所爲而然者。皆人欲之私。而非天理之所存。此義利之分也。自未嘗省察者言之。終日之間。鮮不爲利矣。非持名位貨殖。而後爲利也。斯須之頃。意之所向。一涉於有所爲。雖有淺深之不同。而其徇己自私。則一而已。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。惡其聲之類。是也是。心日滋。則善端遏塞。欲邇聖賢之門牆。以求自得。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。使談高說妙。不過渺茫臆度。譬猶無根之木。無本之水。其何益乎。學者當立志以爲先。持敬以爲本。而精察於動靜之間。毫釐之差。審其爲霄壤之判。則有以用吾力矣。學然後知不足。平時未覺。吾利欲之多也。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。將日救過不暇。由是而不舍。則趣益深。理益明。而不可已也。孔子曰。古之學者爲己。今之學者爲人。爲人者。無適而非利。爲己者。無適而非義。嗟乎。義利之辨大矣。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。施之天下國家。一也。王者所以建立邦本。垂裕無疆。以義故也。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。貽毒後世。以利故也。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。發揮天理。遏止人欲。深切著明。撥亂反正之大綱也。人之所以不正大者。果何由哉。有所偏黨。則不正矣。有所係吝。則不大矣。是二者。皆私也。織

毫之萌。則正大之體亡矣。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。敬恭乎動靜之際。察夫偏黨係吝。而克去之。則所謂正大者。蓋可存其體。而得其用矣。

勉齋黃氏曰。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。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。未發。則爲仁義禮智之性。已發。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。其施於身也。則爲貌之恭。言之從。視之明。聽之聰。思之睿。其見於事也。則爲君臣之義。父子之恩。夫婦之別。長幼之序。朋友之信。與凡百行之當然者。是其稟賦之初。內外之分。固莫非天理之所具。然少有不謹。則人欲得以閒之。合乎天理。則順直端方。而無邪曲偏詖之累。人欲閒之。則反是矣。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。其惟敬義乎。主一之謂敬。合宜之謂義。主於一。則思慮不雜。天理常存而內直矣。合於宜。則品節不差。天理常行而外方矣。內直外方。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。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。

西山真氏曰。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。伊川先生云。利不獨財利之利。凡有一毫自便之心。卽是利。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。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。有所爲而爲卽利也。其言愈精且微。學者不可不知也。且如見赤子入井。有惻隱之心。此乃天理自然形見。非有所爲而然。此卽義也。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。卽是有所爲而爲。卽利心也。二者相去毫釐之間。而公私邪正之分。則天淵矣。故朱子謂南軒此語。乃發先賢所未發。有功於聖門。學者所宜深味也。學者存心行事。只當以義理爲主義。所當然。雖害不卹。義所不當然。雖利不計。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。若此心一出。一入於義利之間。終是

爲利所勝。正如白黑相和。黑必掩白。薰蕕共器。蕕必揜薰。立志之初。不可不察也。

魯齋許氏曰。凡事物之際。有兩件。有由自己的。有不由自己的。由自己的。有義在。不由自己的。有命在。歸於義命而已。世人懷智挾詐。而欲事之善。豈有此理。必盡去人僞。忠厚純一。然後可善其事。至於死生禍福。則一歸之天命而已。人謀孔臧。亦可以保天命。人能攝生。亦可以保神氣。自暴自棄。而有凶禍。皆自取之也。

薛文清曰。聖賢以義制心。得志與天下由之。不得志。獨行其道。出處進退。富貴貧賤。視之如一。初不少動其心。小人則不然。方血氣盛時。據位恃勢。直若剛強不屈者。及血氣既衰。去位失勢。悲感流涕。卑屈苟賤之態。靡所不至。由無義以制心也。大丈夫以正大立心。以光明行事。終不爲邪暗所惑。而易其所守。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。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。陰多而陽少。小人多而君子少。鷹隼多而鳳凰少。豺虎多而麒麟少。荆棘多而芝蘭少。砒砒多而良玉少。其理一也。

胡敬齋曰。見得道理明白。利祿便不敢苟取。養得此心純熟。利祿自不肯苟取。今人爲學。多在聲價上做。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。費盡一生工夫。終不可得道。甚可惜也。才氣高者有此病。善要自己出。功名要自己出。此便是鄙陋狹窄人。不足與有爲也。學者務名。所學雖博。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。濟甚事。當理而無私心。則仁矣。雖無邪心。苟不合正理。亦妄也。公天下事。以私心爲之。亦私。程子言善惡皆天理。非言有不善之天理。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底。是理處便是善。非理處便是惡。蓋太極流

行。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。亦是理之自然。不能無者。非言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。或謂武王伐紂。旣無心謀天下。當擇商之賢子孫如微子箕子者。而立爲天子。自居諸侯之位。豈不可乎。曰。此亦私也。夫天下者。天下之天下。商豈得而專有之。若使一家可以專有之。則肆淫虐而無害也。以理論之。當以首出庶物者爲君。次者爲臣。下者爲民。君所以總理民物。臣所以分任庶職。民則受治而安生。若肆暴虐。則君道失。臣民無主。自當歸於有德。況周之德盛民歸。又伐暴救民。天下之人。豈肯釋周。故孔子以天地四時之革。同乎湯武之革。一循乎理。無一毫人欲之私也。

論出處

程子曰。賢者在下。豈可自進以求於君。苟自求之。必無能信用之理。擇才而用。雖在君。以身許國。則在己。道合而後進。得正則吉矣。汲汲以求遇者。終必自失。非君子自重之道也。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。非不切。必待禮至而後出者。以此。問家貧親老。應舉求仕。不免有得失之累。何修而可以免此。曰。此只是志不勝氣。若志勝自無此累。家貧親老。須爲祿仕。然得之不得爲有命。曰。在己固可。親奈何。曰。爲己爲親。止是一事。若不得。其如命何。孔子曰。不知命。無以爲君子。人苟不知命。見患難必避。遇得喪必動。見利必趨。其何以爲君子。

龜山楊氏曰。方太公釣於渭。不遇文王。特一老漁父耳。及一朝用之。乃有鷹揚之勇。非文王有獨見之明。誰能知之。學者須體此意。然後進退隱顯。各得其當。正叔云。古之學者。四十而仕。未仕以前。二十餘

年得盡力於學問。無他營也。故人之成材可用。今之士。十四五以上。便學綴文覓官。豈嘗有意爲己之學。夫以不學之人。一旦授之官。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。宜其效不如古也。故今之在仕路者。人物多凡下。不足道以此。仕道與祿仕不同。常夷甫家貧。既召入朝。神宗欲優厚之。令兼數局。如登聞鼓。染院之類。庶幾俸給可贍其家。夷甫一切受之不辭。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。朝廷亦使之兼他職。則固辭。蓋前日所以不仕者。爲道也。則今日之仕。須其官足以行道。乃可受。不然。是苟祿也。然後世道學不明。君子之辭受取舍。人鮮能知之。故常公之不辭。人不以爲非。而程公之辭。人亦不以爲是。

朱子曰。士大夫之辭受出處。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。其所處之得失。乃關風俗之盛衰。故尤不可以不審也。聖賢固不能自爲時。然其仕止久速。皆當其可。則其所以自爲時者。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。豈以時之不合。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。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。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。故其議論見識。往往卑陋。多方遷就。下梢頭。只是成就一箇私意。更有甚好事。當官勿避事。亦勿侵事。

南軒張氏曰。廷對最是直言。蓋士人初見君父。此是第一步。此時可欺。則無往而非欺。須是立得腳教是。魯齋許氏曰。志伊尹之所志。學顏子之所學。出則有爲。處則有守。丈夫當如此。出無所爲。處無所守。所志所學將何爲。

薛文清曰。君子之出處。當修之身而聽之天。彼卑汙苟賤。搖尾乞憐。攀援勢要。以售進者。果何心哉。羅整庵曰。世道升降。繫於人。不繫於天。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。勝於營求富貴之念。三代之盛。未有不

可復者。

學規類編卷之十八

老子

程子曰。老子之言。雜權詐。秦愚黔首。其術蓋有所自。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。本末舛矣。申韓蘇張。皆其流之弊也。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。後世猶或師之。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。其失益遠矣。是以無傳焉。老子曰。無爲。又曰。無爲而無不爲。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。是乃有爲爲也。聖人作易。未嘗言無爲。惟無思也。無爲也。此戒夫作爲也。然下卽曰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是動靜之理。未嘗爲一偏之說矣。予奪翕張。理所有也。而老子之言。非也。與之之意。乃在乎取之。張之之意。乃在乎翕之。權詐之術也。老子曰。失道而後德。失德而後仁。失仁而後義。失義而後禮。則道德仁義禮。分而爲五也。君子之學也。使先知覺後知。使先覺覺後覺。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。將以愚之。其亦自賊其性歟。朱子曰。老子之術。謙沖儉嗇。全不肯役精神。須自家占得十分穩。便方肯做。纔有一毫於己不便。便不肯做。老子之學。只要退步柔伏。不與你爭。纔有一毫主張計較。思慮之心。這氣便蘊了。故曰。致虛極。守靜篤。又曰。專氣致柔。能如嬰兒乎。又曰。知其雄。守其雌。爲天下谿。知其白。守其黑。爲天下谷。所謂谿。所謂谷。只是低下處。讓你在高處。他只要在卑下處。全不與你爭。他這工夫極難。常見畫本老子。便是這般氣象。笑嘻嘻地。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。雖未必肖他。然亦是他的氣象也。只是他放出無狀來。便不

可當。如曰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，他取天下，便是用此道。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，老子便是楊氏。問楊氏愛身，其學亦淺近，而舉世崇尚之，何也？曰其學也不淺近，自有好處，便是老子之學。今觀老子書，自有許多說話，人如何不愛其學，也要出來治天下，清虛無爲，所謂因者，君之綱，事事只是因而爲之，如漢文帝曹參，便是用老氏之效，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，凡事只是包容，因循將去，老氏之學最忍，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，莫教緊要處發出來，更教汝支吾不住，如張子房是也。子房皆老子之學。問橫渠云：言有無，諸子之陋也。曰：無者，無物，卻有此理，有此理，則有矣。老氏乃云：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，和理也，無便錯了。老子之術，自有退後一著，事也不攙前去做，說也不會說將出，但任你做得狼狽了，自家徐出以應之。如人當紛爭之際，自出僻靜處坐，任其如何，彼之利害長短，一一都冷看破了，從旁下一著定是，的當此，固是不好底術數，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，彼又較勝。因舉老子語：豫兮若冬涉川，猶兮若畏四鄰，儼若容，渙若冰將釋。子房深於老子之學，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。問他云：禮、忠、信之薄而亂之首，孔子又卻問禮於他，不知何故？曰：他曉得禮之曲折，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，不將爲事。某初閒疑有兩箇老聃，橫渠亦意其如此。今看來不是如此，他曾爲柱下史，故禮自是理會得，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，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，一似聖人用禮時，反苦多事，所以如此說。問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，曰：老子說話，都是這樣意思，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，都於反處做起，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，其勢必有時而屈，故他只務爲弱人，纔弱時，

卻蓄得那精剛完全。及其發也。自然不可當。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。故能知變。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。視天下之人。皆如土偶爾。其心都冷冰冰地了。便是殺人也不卹。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。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。非是強安排。其源流實是如此。多藏必厚亡。老子也是說得好。

鶴山魏氏曰。道家者流。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。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。著書以自明其說。亦不過恬養虛應。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。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。初無得於其約。而徒有慕乎其高。直欲垢濁斯世。妄意於六合之外。求其所謂道者。於是神仙荒誕之術。或得以乘閒抵虛。而蕩搖人主之侈心。歷世窮年。其說猶未泯也。

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。申韓之學出於黃老。流入於刑名慘刻。前輩謂無情之極。至於無恩。然否。潛室陳氏曰。纔無情。便無恩。意脈如此。

魯齋許氏曰。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。與吾儒全別。故其爲教大異。多隱伏退縮。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。吾道大公至正。以天下大道大義行之。故其法度森然。明以示人。雖然。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。必不如老氏所說。老氏衰世之書也。其流必變詐刻薄。知老氏之所長。復知老氏之所短。可也。

胡敬齋曰。聖人新民。是欲使民明其德。至老氏愚其民。欲昏其德也。蓋恐其智巧奸僞而難治。至秦愚黔首。是欲其蠢然無知。以聽從於己。可以肆其暴。今之暴虐不仁者。皆欲愚其民。

列子

朱子曰。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。而生生者未嘗終。形之所形者實矣。而形形者未嘗有爾。豈子思中庸之旨哉。其言精神入其門。骨髓反其根。我尙何存者。卽佛書四大各離。今者安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。他若此類甚衆。聊記其一二於此。可見剽掠之端云。

莊子

問齊物論如何。程子曰。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。物理從來齊。不待莊子而後齊。若齊物形。物形從來不齊。如何齊得。此是莊子見道淺。不奈胷中所得何。遂著此論也。學者後來多耽莊子。若謹禮者不透。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。則須求一放曠之說。以自適。譬之有人於此。久困纏縛。則須覓一箇出身處。如東漢末尙節行太甚。須有東晉放曠。其勢必然。

問莊子孟子同時。何不一相遇。又不聞相道及如何。朱子曰。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。他只在僻處自說。然亦止是楊朱之學。但楊氏說得大了。故孟子力排之。爲善無近名。爲惡無近刑。督緣以爲經。督舊以爲中。蓋人身有督脈。循脊之中。貫徹上下。故衣背當中之纒。亦謂之督。皆中意也。老莊之學。不論義理之當否。而但欲依阿於其閒。以爲全身避患之計。正程子所謂閃奸打訛者。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。爲善之過也。爲惡而近刑者。亦爲惡之過也。惟能不大爲善。不大爲惡。而但循中以爲常。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。然其爲善無近名者。語或似是而實不然。蓋聖賢之道。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。初不教人以求名。亦不教人以逃名也。蓋爲善而求名者。自作爲己之學。蓋不足道。若畏名之累己。而不致盡

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。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。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。非有所畏而不爲也。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。至於刑禍之所在。巧其途以避之。而不敢犯。此其計私而害理。又有甚焉。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閒。爲中之所在而循之。其無忌憚亦益甚矣。客嘗有語予者曰。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。恐非易行。不若以中易誠。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。予應之曰。誠而中者。君子之中庸也。不誠而中。則小人之無忌憚耳。今世俗苟偷恠睢之論。蓋多類此。不可不深察也。或曰。然則莊子之意。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。曰。不然。子莫執中。但無權耳。蓋猶擇於義理而。誤執此一定之中也。莊子之意。則不論義理。專計利害。又非子莫比矣。蓋卽其本心。實無以異乎世俗。鄉原之所見。而其揣摩精巧。計較深切。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。是賊德之尤者。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。蓋其勢有所必至。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。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。老子猶要做事。在莊子都不要做了。又卻說道。他會做只是不肯做。列莊本楊朱之學。故其書多引其語。莊子說子之於親也。命也。不可解於心。至臣之於君。則曰義也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。卻似是逃不得。不奈何須著臣服他。更無一箇自然相須爲一體處。可怪。故孟子以爲無君。此類是也。

西山真氏曰。魏正始中何晏等。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。至晉此風益甚。晏嘗立論。以天地萬物。皆以無爲本。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。裴頠著崇有論。以釋其蔽。然不能救也。陳頤嘗遺王導書。以老莊之俗。傾惑朝廷。今宜改張。然後大業可舉。導不能從。一時名士如庾亮輩。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。國子祭酒。

袁瓌嘗請立太學。而士大夫習尚莊老。儒術終以不振。會稽王昱等。又從而扇之。雖謝安石之賢。不免爲習俗所移。終於晉亡而不能革。梁元帝好玄談。於龍光殿講老子。胡氏論之曰。老子之言。其害非釋氏比也。然棄仁義。捐禮樂。以爲道。遺物離人。趨於澹泊。而生人之治忽矣。或問曹參治齊師。蓋公。其相漢也。以清淨文景之治。大率依本黃老。約躬省事。薄斂緩獄。不言兵而天下富。老子之教。亦何負歟。曰。蓋公之語參曰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。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。此一語。非有提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。故參用之。務爲休息不擾。至於文景。斯極功矣。雖然。庶矣富矣。而未及於教也。比之二帝三王。化民成俗之道。可同日語哉。又曰。自何晏王弼。以老莊之書。訓釋大易。王衍葛元。競相慕效。專事清談。糟粕五經。蔑棄本實。風流波蕩。晉遂以亡。又曰。爲清談者。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。形器法度。皆芻狗之餘。視聽言動。非性命之理。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。何晏王衍。自喪其身。喪人之國者。如出一軌。胡氏之論至矣。而文中子乃曰。清談盛而晉室衰。非老莊之罪也。夫清談之弊。正祖於老莊。謂非其罪。可乎。近歲文士。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。賞好成俗。士雖坐談空解。不畏臨戎。紈袴子弟。能破百萬兵矣。清言致效。而非喪邦也。夫卻敵者。臨戎之功。而喪邦由清談所致。其得失自不相掩。而曰清言致效。可乎。此所謂反理之評。不得不辨。

魯齋許氏曰。莊子好將未大見趣。及義理蘊淺處。徹說得。不知大小無邊際。臧滕得深密。教人窺測不著。讀此等書。便須大著眼。自與看破。休教被他瞞了引了。

胡敬齋曰。老莊之說最妄。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。皆假設以誇其高。必得舜之聖。方能紹堯之治。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於巢由乎。

墨子

程子曰。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。曰。此篇意亦甚好。但言不謹嚴。便有不是處。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。猶鄰之子。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。但孟子拔本塞源。知其流必至於此。大抵儒者學道。差之毫釐。謬以千里。楊子本是學義。墨子本是學仁。但所學者稍偏。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。孟子欲正其本。故推至此。退之樂取人善之心。可謂忠恕。然持敬不知謹嚴。故失之。

朱子曰。楊墨皆是邪說。但墨子之說。尤出於矯僞。不近人情而難行。孔墨並稱。乃退之之謬。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。孰先孰後也。

管子

朱子曰。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。稍閒時。又有三歸之溺。決不是閒工夫。著書底人。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。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。著之。并附以他書。

或問內政何名。寓軍令。潛室陳氏曰。自伯圖之興。大抵兵不詭。則不能謀人國。政不詭。則不能自謀其國。故春秋善戰者。兵有所不交。善詭者。城有所不守。詭道相高。求以得志。乃於治民之中。而默寓治兵之法。陽爲治民以欺其人。陰爲治兵以壯其勢。其言於桓公曰。君欲正卒伍。修甲兵。大國亦將修之。而小

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。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。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。今觀自五家爲軌。軌有長。積而至十連之鄉。鄉有良人。以爲內政。有五人爲伍。軌長率之。積而至於萬人爲軍。伍鄉之帥帥之。以爲軍令。名爲內政。實則軍令寓焉。寓之云者。猶旅之有寓。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。夷吾志在強國。內政之作。豈在於民乎。特假內政之名。以行軍令耳。是故外假王政之名。內修強國之利。夷吾巧於用詭。固如是哉。嗟夫。有爲爲善。雖善實利。有意爲公。雖公實私。成周自五家爲比。至五州爲鄉。居民之法也。自五人爲伍。至五帥爲軍。會萬民之法也。其事暴白於天下。而無非王道之公。夷吾之法。能髣髴其一二矣。獨奈何以詭道行之。以欺其鄰國。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。

孔叢子

朱子曰。家語雖記得不純。卻是當時書。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。

申韓

或問史記云。申子卑卑。施於名實。韓子引繩墨。切事情。明是非。其極慘。數少恩。皆原於道德之意。朱子曰。張文潛之說得之。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。楊道夫曰。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。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。曰。也是這意。要之。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。是無君也。

荀子

周子曰。荀子云。養心莫善於誠。荀子元不識誠。旣誠矣。心安用養邪。

程子曰。有學不至而言志者。循其言可以入道。門人曰。何謂也。曰。真積力久則入。苟卿之言也。優而柔之。使自求之。饜而飶之。使自趨之。若江河之浸。膏澤之潤。渙然冰釋。怡然理順。杜預之言也。思之思之。又重思之。思而不通。鬼神將通之。非鬼神之力也。精誠之極也。管子之言也。此三者。循其言皆可以入道。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。

問荀子言性惡禮僞。其失蓋出於一。大要不知其所自來。而二者亦互相資也。其不識天命之懿。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。不知天秩之自然。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。所謂不知所自來也。至於以性爲惡。則凡禮文之美。是聖人制此。以返人之性。而防遏之。則禮之僞明矣。以禮爲僞。則凡人之爲禮。皆返其性。矯揉以就之。則性之惡明矣。此所謂互相資也。告子杞柳之論。則性惡之意也。義外之論。則禮僞之意也。朱子曰。得之。

董子

程子曰。董子言仁人正其誼。不謀其利。明其道不計其功。度越諸子遠矣。○漢儒近似者三人。董仲舒。大毛公。揚雄。

朱子曰。董仲舒識得本原。如云正心修身。可以治國平天下。如說仁義禮智。皆其具。此等說話皆好。仲舒本領純正。如說正心以正朝廷。與命者天之令也。以下諸語皆善。班固所謂醇儒。極是。至於天下國家事業。恐施展未必得。

西山真氏曰。仲舒醇正近理之言。見稱於諸老先生外。如曰強勉學問。則聞見博而智益明。強勉行道。則德日起而大有功。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。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。蓋學道之要。致知力行而已。虞書之精一。論語之知及仁守。中庸之博學篤行。皆是也。秦漢以下。未有識之者。而仲舒能言之。此豈諸儒所可及哉。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。則天命率性之意。尤所謂知其本原者。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。其言亦有補於世。本傳稱其進退容止。非禮不行。兩相驕主。正身率下方。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。仲舒獨終始守正。卒老於家。以其質之美。守之固。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。淵源所漸。當無慚於游夏矣。惜其生於絕學之後。雖潛心大業。終未能窺大道之全。至或流於災異之術。吁。可歎哉。

揚子

程子曰。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。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。便須要做他是。怎生做得是。因問如劇秦文。莫不當作。曰。或云非是。美之乃譏之也。然王莽將來族誅之。亦未足道。又何足譏。譏之濟得甚事。或云且以免死。然己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。何足以保身。作太元本要明易。卻尤晦如易。其實無益。真屋下架屋。牀上疊牀。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。於歷法雖有合。只是無益。漢儒之中。吾必以揚子雲爲賢。然於出處之際。不能無過也。其言曰。明哲煌煌。芻蕘無疆。孫於不虞。以保天命。孫於不虞。則有之。芻蕘無疆。則未也。光武之興。使雄不死。能免誅乎。觀於朱泚之事。可見矣。古之所謂言遜者。迫不得已。如劇秦美新之類。非得己者乎。揚子雲云。明哲煌煌。芻蕘無疆。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。其曰孫於不虞。

以保天命。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。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。其及是乎。世之議子雲者。多疑其投開之事。以法言觀之。蓋未必有。又天祿閣。世傳以爲高百尺。宜不可投。然子雲之罪。特不在此。黽勉於莽賢之間。畏死而不敢去。是安得爲大丈夫哉。揚子。無自得者也。故其言蔓衍而不斷。優柔而不決。其論性。則曰人之性也。善惡混。修其善則爲善人。修其惡則爲惡人。荀子。悖聖人者也。故列孟子於十二子。而謂人之性惡。

朱子曰。揚子雲出處非是。當時善去。亦何不可。天理閒。只有陰陽二者而已。便會有消長。今太元有三箇了。如冬至是天元。到二月便是地元。七月便是人元。夏至卻在地元之中。都不成物事。太元中。高處。只是黃老。故其言曰。老子之言道德。吾有取焉。

或問易與太元。數有何不同。潛室陳氏曰。易是加一倍法。太元加三倍法。易卦六十四。太元卦八十一。太元摹倣周易。只起數不同耳。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元。亦得。但無用耳。

文中子

程子曰。文中子續經甚謬。恐無此。如續書始於漢。自漢以來。制誥又何足記。續詩之備六代。如晉宋後魏。北齊後周隋之詩。又何足采。

朱子曰。道之在天下。未嘗亡。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。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。故二帝三王之治。詩書六藝之文。後世莫能及之。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。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。雖然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彼所

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。而大學之教。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。又已具有明法。若可階而升焉。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。誠能深思熟講。以探其本。謹守力行。以踐其實。至於一旦豁然。而晦者明。塞者通。則古人之不可及者。固已倏然而在我矣。夫豈患其終不及哉。苟爲不然。而但其摹倣假竊之計。則不維精蘊懸絕。終無可似之理。政使似之。然於其道。亦何足以有所發明。此有志爲己之士。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。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。讀古聖賢之書。而蘊識其用。則於道之未嘗亡者。蓋有意焉。而於明德新民之學。亦不可謂無其志矣。然未嘗深探其本。而盡力於其實。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。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髣髴。而謂聖之所以聖。賢之所以賢。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。而及夫天下國家者。舉皆不越乎此。是以一見隋文。而陳十二策。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。以爲伊周。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。且不待其招而往。不待其問而告。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。及其不遇而歸。其年蓋亦未爲晚也。若能於此反之於身。以益求其所未至。使明德之方。新民之具。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。則異時得君行道。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。政使不幸終無所遇。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。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。而開後學於無窮。顧乃不知出此。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。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。則其用心爲已外矣。及其無以自託。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。功名事業之卑。而求其天資之偶合。與其竊取而近似者。依倣六經。次第采輯。因以牽挽其人。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。今其遺編。雖不可見。然考之中說。而得其規模之大略。則彼之贊易。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。而高文武

宜之制。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。曹劉沈謝之詩。是豈有物則乘彝之訓。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。至於宋魏以來。一南一北。校功度德。蓋未有以相君臣也。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。統緒繼承之偏正。亦何足論。而欲攘臂其間。奪彼予此。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。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。以爲周孔。又不知兩漢之不足。以爲三王。而徒欲以是區區者。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。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。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。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。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。雖或有取於其言。而終不能無恨於此。是亦可悲也已。至於假卜筮像論語。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。以爲弟子。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。而非仲淹之雅意。然推原本始。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。有以啓之。則亦不得爲無罪矣。或曰。然則仲淹之學。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。其視荀揚韓氏。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。曰。荀卿之學。雜於申商。子雲之學。本於黃老。而其著書之意。蓋亦姑託空文。以自見耳。非如仲淹之學。頗近於正。而蘊有可用之實也。至於退之原道諸篇。則於道之大原。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。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。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實。時俗富貴利達之求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。將以措諸事業者。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。是以予於仲淹。獨深惜之。而有所不暇於三子。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。可勝歎哉。王通也有好處。只是也無本原工夫。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。他便自要比孔子。不知如何比得。他那勛兩輕重自定。你如何文飾得。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。盡要學箇孔子。重做一箇三代。如何做得。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。

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。發明得甚麼政事。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。然已不純。如曰肯從我游者。吾能尊顯之。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。都不足錄。三代之書。詔詔令。皆是根原學問。發明義理。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。如秦漢以下詔令。濟得甚事。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。只是要依他箇模子。見聖人作六經。我也學他作六經。只是將前人腔子。自作言語。填放他腔中。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。聖人做箇論語。我便做中說。如揚雄太元法言亦然。不知怎生比並。

羅整庵曰。文中子議論。先儒蓋多取之。至於大本大原。殊未有見。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。可以知其學術矣。

韓子

程子曰。古之君子。修德而已。德成而言。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。退之乃因學爲文章。力求其所未至。以至於有得也。其曰軻死不得其傳。非卓然見其所傳者。語不及此。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。其言曰。易奇而無法。詩正而葩。春秋謹嚴。左氏浮誇。其名理皆善。韓退之頌伯夷甚好。然只說得伯夷介處。要知伯夷之心。須是聖人語曰。不念舊惡。怨是用希。此甚說得伯夷心也。

朱子曰。韓退之卻有些本領。非歐公比。原道其言雖不精。然皆實。大綱是。問原道起頭四句。恐說得差。且如博愛之謂仁。愛如何便盡得仁。曰。只爲他說得用。又遺了體。問原性三品之說。是否。曰。退之說性。只將仁義禮智來說。便是識見高處。如論三品。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。豈獨三品。須有百千萬品。退

之所論。卻少了一氣字。程子曰。論性不論氣。不備。論氣不論性。不明。此皆前所未發。如夫子言性相近。若無習相遠一句。便說不行。如人生而靜。靜固是性。只著一生字。便是帶著氣質言了。但未嘗明說著氣字。惟周子太極圖。卻有氣質底意思。程子之論。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。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。孔子之道不著。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。以爲不在禹下。而讀墨一篇。卻謂孔子必用墨子。墨子必用孔子者。何也。曰。韓文公第一義。是去學文字。第二義。乃去窮究道理。所以看得不親切。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。他本只是學文。其行已。但不敢有愧於道爾。把這箇做第二義。似此樣處甚多。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。不過是主於文詞。少閒卻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。其本意終自可見。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。曰。各自有長處。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。但不曾去子細理會。如原道之類。不易得也。揚子雲爲人深沈。會去思索。如陰陽消長之妙。他直是去推求。然而如太元之類。亦是拙底工夫。道理不是如此。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。奇是陽。耦是陰。春是少陽。夏是太陽。秋是少陰。冬是太陰。自二而四。自四而八。只恁推去。都走不得。而揚子卻添兩作三。謂之天地人。事事要分作三截。又且有氣而無朔。有日星而無月。恐不是道理。亦如孟子既說性善。荀子既說性惡。他無可得說。只得說箇善惡混。若有箇三底道理。聖人想自說了。不待後人說矣。看他裏面推得辛苦。卻就上面說些道理。亦不透徹。看來其學似本於老子。如惟清惟靜。惟淵惟默之語。皆是老子意思。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。看得分明。其綱領已正。卻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。又問文中子如何。曰。文中子之書。恐多是後來人添入。

眞僞難見。然好處甚多。但一一似聖人。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。如見其荷蓀隱者之類。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。若道他都是粧點來文。恐粧點不得許多。然就其中。惟是論世變因革處。說得極好。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。韓子之學華。是如何。曰。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。故謂之華。若揚子雖亦有之。不如韓子之多。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。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。曰。董仲舒自是好人。揚子雲不足道。這兩人不須說。只有文中子韓退之。這兩人疑似。學者多主退之。曰。看文中子根腳淺。然卻是以天下爲心。分明是要見諸事業。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。雖是卑淺。然卻是循規蹈矩。要做事業底人。其心卻公。如韓退之。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。然卻無實用功處。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。始終只是這心。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。便以爲傳道。至其每日工夫。只是做詩。博奕酣飲。取樂而已。觀其詩。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。至其做官臨政。也不是要爲國做事。也無甚可稱。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。

北溪陳氏曰。韓公學無原頭處。如原道一篇。鋪敘許多節目。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。流行於天下底分曉。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。故於反身內省處。殊無細密工夫。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。其中自無所執守。致得後來潮陽之貶。寂寞無聊中。遂不覺爲大顛。說道理動了。故俛首與之從游。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。

胡敬齋曰。韓退之說。詩書勤乃有。不勤腹空虛。則是以記誦爲主。其說道理。是其聰明揣度出來。王介甫

言讀書萬倍利。是以功利爲主。其說道理。亦是聰明想像出來。皆非真知也。然介甫利根尤深。故其爲政。只被利字做出許多不好事。

羅整庵曰。擇焉而不精。語焉而不詳。此言以議揚子雲可也。苟卿得罪於聖門多矣。不精惡足以蔽之。如蘇東坡所論。喜爲異說。而不讓。敢爲高論。而不顧。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耳。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。類皆反覆其詞。不一而足。不可謂不詳矣。顛倒謬戾。一至於此。尙何詳略之足議耶。韓昌黎之待荀卿。未免過於姑息矣。

歐陽子

龜山楊氏曰。孟子一部書。只是要正人心。教人存心養性。收其放心。至論仁義禮智。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。論邪說之害。則曰生於其心。害於其政。論事君。則欲格君心之非。千變萬化。只說從心上來。人能正心。則事無足爲者矣。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。心得其正。然後知性之善。孟子遇人便道性善。永叔卻言聖人之教。□性非所先。永叔論別是非利害。文字上儘去得。但於性分之內。全無見處。更說不行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。亦只率性而已。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。外邊用計用數。假饒立得功業。只是人欲之私。與聖賢作處。天地懸隔。問歐公如何。朱子曰。淺久之又曰。大槩皆以文人自立。平時讀書。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。要做文章。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。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。戲謔度日。

蘇子石附

王安

朱子曰。蘇氏之學。以雄深敏妙之文。煽其傾危變幻之習。以故被其毒者。淪肌浹髓而不自知。今日正當拔本塞源。以一學者之聽。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。若方且懲之。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。竊恐學者未知所擇。一取一舍之間。又將與之俱化。而無以自還。答汪尙書書曰。蘇學邪正之辨。終未能無疑於心。蓋熹前日所陳。乃論其學儒不至。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。竊味來教。乃病其學佛未精。而滯於智虛言語之間。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。夫其始之闢禪學也。豈能明天人之蘊。推性命之原。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。而反之正哉。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。直掠彼之麤。以角其精。據彼之外。以攻其內。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。信枝葉而疑根本。亦安得不爲之詘哉。近世攻釋氏者。如韓歐孫石之正。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。況如蘇氏以邪攻邪。是束縲灌膏而往赴之也。直以身爲燼。而後已耳。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。雖不知道。而無邪心。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。以濟其私邪之學也。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。知道則學純而心正。見於行事。發於言語。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。如王氏者。其始學也。蓋欲陵跨揚韓。掩迹顏孟。初亦豈遽有邪心哉。特以不能知道。故其學不純。而設心造事。遂流入於邪。又自以爲是。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。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。蘇氏之學。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。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。則均焉。學不知道。其心固有所取。則以爲正。又自以爲是。而肆言之。其不爲王氏者。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。其穿鑿附會之巧。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。蓋非王氏所

及。而其心之不正。至乃謂湯武篡弑。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。凡若此類。皆逞其私邪。無復忌憚。不在王氏之下。借曰不然。而原情以差其罪。則亦不過稍從未減之科而已。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。蘇子由云。學聖人不如學道。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。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。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。學道便是學聖人。學聖人便是學道。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。又曰。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。則可以顏子方之。某不得不論也。大抵學者貴於知道。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。晚醉佛老之糟粕。謂之知道可乎。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。皆不中理。未易概舉。但其辯足以文之。世之學者窮理不深。因爲所眩耳。某數年前嘗惑焉。近歲始覺其繆。

羅整庵曰。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。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。林甫之禍唐。本於心術不端。介甫之禍宋。本於學術不正。

學規類編卷之十九

史學

程子曰。古者諸侯之國。各有史記。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。自秦罷侯置守令。則史亦從而廢矣。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。或記之循吏。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。以酷見傳。其餘則泯然無聞矣。如漢唐之有天下。皆數百年。其閒郡縣之政。可書者。宜亦多矣。然其見書者。率纔數十人。使賢者之政。不幸而無傳。其不肖者。復幸而得蓋其惡。斯與古史之意異矣。史遷云。天與善人。伯夷。善人非也。此以私意度天道也。必曰。顏何爲而夭。跖何爲而壽。指一人而較之。非知天者也。

涑水司馬氏曰。李延壽之書。亦近世之佳史也。雖於禡祥談嘲。小事無所不載。然敘事簡徑。比於南北正史。無繁冗蕪穢之辭。竊謂陳壽之後。惟延壽可以亞之。但恨延壽不作志。使數代制度沿革。皆沒不見耳。

和靖尹氏曰。太史公不明理。只是多聞。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。若孔子。雖顏子之天。只說不幸短命死。則知盜跖。乃罔之生也。幸而免者也。

朱子曰。司馬遷才高識亦高。但竊率。太史公書疏爽。班固書密塞。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。爲知所考信者。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。乃孔聖之言。而八卦列於六經。爲萬世文字之祖。

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。遂使史記一書。如人有身而無首。此尙爲知所考信耶。史記亦疑當時不會得刪改脫稟。高祖紀記迎太公處。稱高祖此樣處甚多。高帝未崩。安得高祖之號。漢書盡改之矣。左傳只有一處云。陳桓公有寵於王。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。然亦知孔子之纒耳。歷代世變。卽六國表序是其極致。乃是俗人之論。知孔子者。固如是耶。正朔服色。乃當時論者所共言。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。豈獨遷也。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。然其論伯夷之心。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。其視蘇氏之古史。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。孔明治蜀。不曾立史官。陳壽檢拾而爲蜀志。故甚略。孔明極是仔細者。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。有不暇及此。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。又多改壞了。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。今改云使然。此類甚多。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。其戶數先後及姓名。多有不同。二史各有是非。當以傳實證之。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。如淮陰爲連敖典客。漢史作粟客。顏師古謂其粟疾。而以賓客之禮禮之。夫淮陰之亡。以其不見禮於漢也。蕭何追之。而薦於漢王。始爲大將。若己以賓禮禮之。淮陰何爲而亡哉。此則史記所載爲是。三代表是其疏謬處。無可疑者。蓋他說行不得。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。是爲同姓之人。堯固不當以二女嬪於虞舜。亦豈容受堯二女。而安於同姓之無別。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。由湯至紂凡十六傳。王季至武王。纔再世爾。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。豈不甚謬戾耶。通鑑先後之不同者。卻不必疑。史家敘事。或因時而記之。或因事而見之。田和遷康公。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。是因時而記之也。

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。是因事而見之也。何疑之有。只有伐燕一節。史記以爲潛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。卻是考他源流來。通鑑只是憑信孟子。溫公平生不喜孟子。到此又卻信之。不知其意如何。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。似此一節。亦是可疑。遷固之史。大槩只是計較利害。范曄更低。只主張做賊底。後來他自做卻敗。溫公通鑑。凡涉智數險詐底事。往往不載。卻不見得當時風俗。如陳平說高祖閒楚事。亦不載上一段。不若全載了。可以見當時事情。卻於其下論破乃佳。又如亞夫得劇孟事。通鑑亦節去。意謂得劇孟不足道。不知當時風俗事勢。劇孟輩亦係輕重。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。只緣吳王敗後。各自散去。其事無成。溫公於此事。卻不知不覺載之。蓋以周休名不甚顯。不若劇孟耳。想溫公平日巨耐劇孟。不知溫公爲將。設遇此人。奈得他何否。又如論唐太宗事。亦殊未是。呂氏大事記。周赧後添繫秦。亦未當。當如記楚漢事。竝書之。項籍死後。方可專書漢也。或謂溫公舊例。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。此殊未安。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。漢尙未亡。今便作魏黃初元年。奪漢太速。與魏太遽。大非春秋存陳之意。恐不可以爲法。此類尙一二條。不知前賢之意。果如何爾。問溫公論才德如何。曰。他便專把樸者爲德。殊不知聰明果敢。正直中和。亦是才。亦是德。才有好底。有不好底。德有好底。有不好底。德者得之於己。才者能有所爲。如溫公所言。才是不好底。既才是不好底。又言才德兼全。謂之聖人。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。溫公之言多說得偏。謂之不是。則不可。問溫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。聰明恐只是才。不是德。曰。溫公之言。便是有病。堯舜皆曰聰明。又曰欽明。又曰文明。豈可只謂之才。如今人不聰明更

將何者喚作德也。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。聰明彊毅爲才。曰：皆是德也。聖人以仁智勇爲德。聰察便是智。彊毅便是勇。問諸儒才德之說。曰：合下語自不同。如說才難。須是那有德底才。高陽氏才子八人。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。若是將才對德說。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。便有是才更要德。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。又問智伯五賢。曰：如說射御足力之類。也可謂之才。通鑑告姦者。與斬敵首同賞。不告姦者。與降敵同罰。史記商君議更法。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。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。其實秦人上戰功。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。溫公卻節去之。只從後兩句比類之法。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。溫公修書。凡與己意不合者。卽節去之。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。通鑑此類多矣。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。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。意謂子房如此。則是脅其父。曰：子房平生之術。只是如此。唐太宗從諫。亦只是識利害。非誠實。高祖只是識事機。明利害。故見四人者。輔太子。便知是得人心。可以爲之矣。叔孫通嫡庶之說。如何動得他。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。過人只是不殺人。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。事見考異其後一處所在。又卻載四人。又不信劇孟事。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。然又載周休其人。極無行。自請於吳。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。如子房劇孟。皆溫公好惡所在。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。豈可有無其事爲褒貶。溫公此樣處。議論極純。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。曰：溫公大處占得多。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。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。或言溫公利餐錢。故遲遲。溫公遂急結束了。故唐五代多繁亂。溫公之言。如桑麻穀粟。且如稽古錄極好看。常思量教太子諸王。恐通鑑難看。且看一部稽古

錄人家子弟。若先看得此。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。稽古錄一書。可備講筵官僚進講。小兒讀六經了。令接續讀去亦好。末後一表。其言如著龜。一一皆驗。宋荅公歷年通譜。與此書相似。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。或謂史贊唐太宗。止言其功烈之盛。至於功德兼隆。則傷夫自古未有之。曰恐不然。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。無貶他意。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。致治之美是德。自道學不明。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。以聖門言之。則此兩事。不過是功。未可謂之德。范唐鑑首一段。專是論太宗本原。然亦未盡。太宗後來做處儘好。只爲本領不是。與三代便別。問歐陽以除隋之亂。比迹湯武。致治之美。庶幾成康。贊之無乃太過。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。亦不曾理會本領處。故其言如此。子由古史舜紀。所論三事。其一。許由者是已。然當全載史遷本語。以該卞隨務光之流。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。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。有許由冢。則又明其實有是人。亦當世之高士。但無堯讓之事耳。此其曲折之意。蘇子亦有所未及也。其一。瞽象殺舜。蓋不知其有無。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。號泣怨慕。象憂亦憂。象喜亦喜。與夫小杖則受。大杖則走。父母欲使之。未嘗不在側。欲求殺之。則不可得而已爾。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。其一。舜禹避丹朱商均。而天下歸之。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。至益避啓。而天下歸啓。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。而無恥。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。皆以爲誕妄。而不之信。今固未暇質其有無。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。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。則不可以不之辨也。聖賢之心。淡然而無欲。豈有取天下之意哉。顧辭讓之發。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。苟非所據。則雖卮酒豆肉。猶知避之。

況乎秉權據重。而天下有歸己之勢。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。而不遠引以避之哉。避之而彼不吾釋。則不獲已而受之。何病於逆。避之而幸其見舍。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。而又何恥焉。惟不避而強取之。乃爲逆。僣然當之而彼不吾歸。乃可恥耳。如蘇子之言。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。皆陰欲取之。而陽爲遜避。是以其言反於事實。至於如此。則不自知其非也。舜禹之事。世固不以爲疑。今不復論。至益之事。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。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。成王冠而周公還政。宣王有志而共和罷。此類多矣。當行而行。當止而止。而又何恥焉。蘇子蓋賢共和。而尙何疑於益哉。若曰受人之寄。則當遂有之。而不可歸。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。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。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。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。其亦悞矣。溫公通鑑以魏爲主。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。從魏志也。其理都錯。某所作綱目。以蜀爲主。後劉聰石勒諸人。皆晉之故臣。故東晉以君臨之。至宋後魏諸國。則兩朝平書之。不主一邊年號。只書甲子。綱目於無正統處。竝書之。不相主客。通鑑於無統處。須立一箇爲主。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。如權臣擅命。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。范曄卻書曹操自立爲魏公。綱目亦用此例。揚雄荀彧二事。按溫公舊例。凡莽臣皆書死。如太師王舜之類。獨於揚雄。置其所受莽朝官稱。而以卒書。似涉曲筆。不免卻按本例書之。曰莽大夫揚雄死。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。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。荀彧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。而參丞相軍事。其死乃是自殺。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。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。非故以彧爲漢臣也。然悉書其官。亦見其實。漢天子

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。非與其爲漢臣也。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。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。胡氏論彧爲操謀臣。而劫遷九錫二事。皆爲董昭先發。故欲少緩九錫之議。以俟他日徐自發之。其不遂而自殺。乃劉穆之之類。而宋齊丘於南唐。事亦相似。此論竊謂得彧之情矣。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。渠一日記一年。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。故通鑑左傳已載者。皆不載。其載者。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。有太纖巧處。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。皆說得羞愧人。伯恭少時。被人說他不曉事。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。僞云。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。

東萊呂氏曰。史官者。萬世是非之權衡也。禹不能褒鯀。管蔡不能貶周公。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。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。公是公非。舉天下莫之能移焉。自古有國家者。皆設史官。典司言動。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。必九思三省。奠而後發。兢兢慄慄。恐播於汗簡。貽萬世之譏。是豈以王者之利勢。而下制於一臣哉。亦以公議所在。不得不畏耳。漢紹堯運。真太史令。以紀信書。而司馬氏仍父子篡其職。軼材博識。爲史臣首。遷述黃帝以來。至獲麟止。勒成一家。世號實錄。武帝乃惡其直筆。刊落其書。嗚呼。亦惑矣。公議之在天下。抑則揚。塞則決。窮則通。縱能削一史官之書。安能盡梏天下之筆乎。

字學

程子曰。某寫字時。甚敬。非是要字好。只此是學。問張旭學草書。見擔夫與公主爭道。及公孫大娘舞劍。而後悟筆法。莫是心常思念。至此而感發否。曰。然。須是思方有感悟處。若不思。怎生得如此。然可惜張

旭畱心於書。若移此心於道。何所不至。

張子曰。草書不必近代有之。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。但寫得不謹。便成草書。其傳已久。只是法備於右軍。附以己書爲說。既有草書。則經中之字。傳寫失其真者多矣。以此詩書之中。字儘有不可通者。問蒼頡作字。亦非細人。朱子曰。此亦非自撰出。自是理如此。如心性等字。未有時。如何撰得。只是有此理。自流出。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。近見蔡君謨一帖。字字有法度。如端人正士。方是字。問何謂書窮八法。曰。只一點一畫。皆有法度。人言永字體具八法。蔡行夫問張于湖字。何故人皆重之。曰。也是好。但是不把持。愛放縱。本朝如蔡忠惠以前。皆有典則。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。便不肯恁地。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。其爲人亦然。問明道先生云。某寫字時甚敬。非是要字好。只此是學。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。今作字。忽忽則不復成字。是忘也。或作意令好。則愈不能好。是助也。以此知持敬者。正勿忘勿助之間也。曰。若如此說。則只是要字好矣。非明道先生之意也。問禮樂射御書數。書莫只是字法否。曰。此類有數法。如日月字。是象其形也。江河字。是諧其聲也。考老字。是假其類也。如此數法。若理會得。則天下之字。皆可通矣。

科舉之學

程子曰。漢策賢良。猶是人舉之。如公孫弘者。猶強起之。乃就對。至如後世賢良。乃自求舉耳。若果有曰。我心只望廷對。欲直言天下事。則亦可尙矣。若志在富貴。則得志便驕縱。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。

人有習他經。既而舍之。習戴記。問其故。曰。決科之利也。某曰。汝之是心。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。夫子貢之高識。曷嘗規規於貨利哉。特於豐約之間。不能無畱情耳。且貧富有命。彼乃畱情於其閒。多見其不信道也。故聖人謂之不受命。有志於道者。要當去此心。而後可語也。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。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。人若不習舉業。而望及第。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。但舉業既可以及第。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。求必得之道。是惑也。或謂科舉事業。奪人之功。是不然。且一月之中。十日爲舉業。餘日即可爲學。然人不志於此。必志於彼。故科舉之事。不患妨功。惟患奪志。

龜山楊氏曰。試教授宏辭科。乃是以文字自售。古人行己。似不如此。今之進士。使豪傑者出。必不肯就。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。故爲不得已之計。或是爲貧。或欲緣是少試其才。既得官矣。又以倖求榮達。此何義哉。

朱子曰。義理。人心之所同。然人去講求。卻易爲力。舉業乃分外事。到是難做。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。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。孰輕孰重。若讀書上有七分志。科舉上有三分。猶自可。若科舉七分。讀書三分。將來必被他勝卻。況此志全是科舉。所以到老全使不著。蓋不關爲己也。聖人教人。只是爲己。專做時文底人。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。且如說廉。他且會說得好。說義。他也會說得好。待他身做處。只自不廉。只自不義。緣他將許多話。只是就紙上說。廉是題目上合說。義是題目上合說。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。告或人曰。看今人心下。自成兩樣。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。卻全背了這箇。

心不向道理邊來。公今赴科舉。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。以公之專一。理會做時文。宜若一舉使中。高科登顯仕都了。到今又卻不得。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。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。都出頭不得。下梢只管衰場。若將這箇自在一邊。須要去理會道理。是要緊。待去取功名。卻未必不得。科舉累人不淺。人多爲此所奪。但有父母在。仰事俯育。不得不資於此。故不可不勉爾。其實甚奪人志。舉業亦不害爲學。前輩何嘗不應舉。只緣今人把心不定。所以有害。纔以得失爲心。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。嘗論科舉云。非是科舉累人。自是人累科舉。若高見遠識之士。讀聖賢之書。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。得失利害置之度外。雖日應舉。亦不累也。居今之世。使孔子復生。也不免應舉。然豈能累孔子耶。自有天資不累於物。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。某於科舉。自小便見得輕。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。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。見酒自惡。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。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。亦非是有見如何。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。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。今或未能如此。須用力勝治方可。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。曰。既是家貧親老。未免應舉。亦當好與他做舉業。舉業做不妨。只是先以得失橫竄胸中。卻害道。或問科舉之學。曰。做舉業不妨。只是把格式隳括自家道理。都無那追逐時好。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。

北溪陳氏曰。聖賢學問。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。理義明則文字議論。益有精神光采。躬行心得者。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。敷陳治體。莫非溢中肆外之餘。自有以當人情。中物理。藹然仁義道德之言。一一皆可。

用之實也。

潛室陳氏曰。應舉求合程度。此乃道理當爾。乃若不合程度。而萌僥倖之心。不守尺寸。而起冒爲之念。此則妄矣。應舉何害義理。但克去此等妄念。方是真實舉子。

雙峯饒氏曰。義理與舉業。初無相妨。若一日之間。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。下半日理會舉業。亦何不可。況舉業之文。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。若講明得義理通透。則識見高。人行文條暢。舉業當益精。若不通義理。則識見凡下。議論淺近。言語鄙俗。文字中十病九痛。不自知覺。何緣做得好舉業。雖沒世窮年。從事於此。亦無益也。

薛文清曰。科目進身者。有一第之後。四書本經。悉真而不觀。則身心事業。從可知矣。爲科目而著書者。皆非爲己之學也。聖賢專以爲己之學教人。而猶有爲人者。況以科舉爲人之學教人乎。習舉業者。借經書之文。以邀利達。而不知一言之可用。誠所謂悔聖人之言也。

羅整庵曰。科舉取士。惟尙詞華。不復考其實行。其所得者。非無忠厚正直之士。任重致遠之才。然而頑嚚鄙薄。蕩無繩檢者。由之而進。亦不少也。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。則人人皆務修飭。居家有善行。居鄉有令名。則居官必有善政。其於化民成俗。豈不端有可望哉。

論詩

問詩可學否。程子曰。旣學時。須是用功。方合詩人格。旣用功。甚妨事。古人詩云。吟成五箇字。用破一生心。

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。此言甚當。某素不作詩。亦非是禁止不作。但不欲爲此閒言語。龜山楊氏曰。作詩不知風雅之意。不可以作詩。詩尙譎諫。惟言之者無罪。聞之者足以戒。乃爲有補。若諫而涉於毀謗。聞者怒之。何補之有。觀蘇東坡詩。只是譏諂朝廷。殊無溫柔敦厚之氣。以此人故得而罪之。若是伯瀆詩。則聞者自然感動矣。因舉伯瀆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。未須愁日暮。天際是輕陰。又汎舟詩云。只恐風花一片飛。何其溫柔敦厚也。君子之所養。要令暴慢邪僻之氣。不設於身體。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。沖澹深粹。出於自然。若曾用力學詩。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。私意去盡。然後可以應世。

朱子曰。詩者志之所之。在心爲志。發言爲詩。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。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。是以古之君子。德足以求其志。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。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。至於格律之精麤。用韻屬對。比事遣辭之善否。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。蓋未有用意於其閒者。而況於古詩之流乎。近世作者。乃始畱情於此。故詩有工拙之論。而葩藻之詞勝。言志之功隱矣。作詩閒以數句。適懷亦不妨。但不用多作。蓋便是陷溺爾。當其不應事時。平淡自攝。豈不勝如思量詩句。至其真味發溢。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。陶淵明詩。平淡出於自然。後人學他平淡。便相去遠矣。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。銳意要學。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。一一依他。做到一月後。便解自做。不要他本子。方得作詩之法。齊梁閒人詩。讀之使人四肢皆癩慢。不收拾。詩須是平易不費力。句法渾成。如唐人玉川子輩。句語雖險。

怪。意思亦自有渾成氣象。因舉陸務觀詩。春寒催喚客嘗酒。夜靜臥聽兒讀書。不費力好。白樂天琵琶行云。嘈嘈切切錯雜彈。大珠小珠落玉盤。這是和而淫。至淒淒不似向前聲。滿座重聞皆掩泣。這是淡而傷。近世諸公作詩。費工夫。要何用。元祐時。有無限事合理會。諸公卻盡日倡和而已。今言詩不必作。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。然到極處。當自知作詩果無益。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。緣不識之故。只如箇詩。舉世之人。盡命奔去去聲。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。他是不識好底。將做不好底。將做好底。這箇只是心裏鬧。不虛靜之故。不虛不靜。故不明。不明故不識。若虛靜而明。便識好事物。雖百工技藝。做得精者。也是他心虛理明。所以做得來精。心裏鬧如何見得。

南軒張氏曰。作詩不可直說破。須如詩人婉而成章。楚詞最得詩人之意。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。思君子兮未敢言。思是人而不言。則思之之意深。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。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。則意味淺矣。

西山真氏曰。古者雅頌陳於閒燕。二南用之房中。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。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。卒爲時賢侯。以楚靈王之無道。一聞祁招愔愔之語。懷焉爲之弗寧。詩之感人也如此。於後斯義寢亡。凡日接其君之耳者。樂府之新聲。梨園之法曲而已。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。

薛文清曰。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。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。如三百篇。楚詞。武侯出師表。李令伯陳情表。陶靖節詩。韓文公祭兄子文。歐陽公瀧岡阡表。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。故凡詩文。皆以真情爲主。

許魯齋世閒巧拙俱相半。不許區區智力爭。此言宜念。

胡敬齋曰。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。第二無用是俗儒。所作詩對與時文。如農工商賈。皆有用處。皆有益於世。如農之耕。天下賴其養。工之技。天下賴其器用。商雖末。亦要他通貨財。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。非但無用。又害了人心。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。過數日。其人將去糊窗壁。此儒喫惱。吾曰。也只好糊窗子。更好作何用。詩以理性情。文以載道義。又何咎焉。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。所以無用也。

論文

程子曰。聖賢之言。不得已也。蓋有是言。則是理明。無是言。則天下之理有闕焉。如彼未耜陶冶之器。一不制。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。聖賢之言。雖欲已。得乎。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。亦甚約也。後之人始執卷。則以文章爲先。平生所爲。動多於聖人。然有之無所補。無之靡所闕。乃無用之贅言也。不止贅而已。既不得其要。則離真失正。反害於道必矣。聖人文章。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。如繫辭之文。後人決學不得。譬之化工生物。且如生出一枝花。或有翦裁爲之者。或自繪畫爲之者。看時雖似相類。然終不若化工所生。自有一般生意。退之晚年爲文。所得處甚多。學本是修德。有德然後有言。退之卻倒學了。因學入日求所未至。遂有所得。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。似此言語。非是蹈襲前人。又非鑿空撰得。出必有所見。若無所見。不知言所傳者何事。

龜山楊氏曰。凡作文。要只說目前話。令自然分明。不驚。他人不能得。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。非聖賢不能

也。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。對人主語言。及章疏文字。溫柔敦厚。尤不可無。如子瞻詩多所譏玩。殊無惻怛愛君之意。荆公在朝。論事多不循理。惟是爭氣而已。何以事君。

朱子曰。有治世之文。有衰世之文。有亂世之文。六經。治世之文也。如國語。委靡繁絮。眞衰世之文耳。是時語言議論如此。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。至於亂世之文。則戰國是也。然有英偉氣。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。楚漢閒文字。眞是奇偉。豈易及也。司馬遷賈生文字。雄豪可愛。只是逞快。下字時有不穩處。段落不分明。匡衡文字。卻細密。他看得經書極仔細。能向裏做工夫。只是做人不好。無氣節。董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。疏略甚多。然其人純正開闊。衡不及也。荀子云。誦數以貫之。思索以通之。誦數卽今人讀書記徧數也。古人讀書亦如此。只是苟卿做得那文字。不帖律處也多。問韓柳二家。文體孰正。曰。柳文亦自高古。但不甚醇正。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。曰。公道好。某看來有病。曰。文者貫道之器。且如六經是文。其中所說。皆是這道理。如何有病。曰。不然。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。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。文是文。道是道。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。若以文貫道。卻是把本爲末。以末爲本。可乎。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。因說蘇文害正道。甚於老佛。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。卻解爲義無利則不和。故必以利濟義。然後合於人情。若如此。非惟失聖言之本指。又且陷溺其心。韓文高。歐陽文可學。曾文一字挨一字。謹嚴。然太迫。又云。今人學文者。何曾做得一篇。枉費了許多氣力。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。則自然發爲好文章。詩亦然。國初文章。皆嚴重老成。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。有甚拙者。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

名之士。蓋其文雖拙。而其辭謹重。有欲工而不能之意。所以風俗渾厚。至歐公文字好底。便十分好。然猶有甚拙底。未散得他和氣。到東坡文字。使馳騁忒巧了。及宣政閒。則窮極華麗。都散了和氣。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。意思自是如此。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。太極圖。西銘。易傳序。春秋傳序。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。他只恁平鋪。無緊要說出來。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。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。也不得。歐陽子云。三代而上。治出於一。而禮樂達於天下。三代而下。治出於二。而禮樂爲虛名。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。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。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。夫古之聖賢。其文可謂盛矣。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。有是實於中。則必有是文於外。如天有是氣。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。地有是形。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。聖賢之心。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。以旁薄充塞乎其內。則其著見於外者。亦必自然條理分明。光輝發越而不可揜。蓋不必託於言語。著於簡冊。而後謂之文。但自一身接於萬事。凡其語默動靜。人所可得而見者。無所適而非文也。姑舉其最而言。則易之卦畫。詩之詠歌。書之記言。春秋之述事。與夫禮之威儀。樂之節奏。皆已列爲六經。而垂萬世。其文之盛。後世固莫能及。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。豈無所自來。而世亦莫之議也。故夫子之言曰。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。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。至於推其所以興衰。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。而非人力之所及。此其體之甚重。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。孟軻氏沒。聖學失傳。天下之士。背本趨末。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。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

事業。然在戰國之時。若申商孫吳之術。蘇張范蔡之辨。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。屈平之賦。以至秦漢之間。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。下至嚴安徐樂之流。猶皆先有其實。而後託之於言。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。是以君子猶或差之。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。則一以浮華爲尙。而無實之可言矣。雄之太玄法言。蓋亦長楊較獵之流。而麤變其音節。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。東京以降。訖於隋唐。數百年間。愈下愈衰。則其去道益遠。而無實之文。亦無足論。韓愈氏出。始覺其陋。慨然號於一世。欲去陳言。以追詩書六藝之作。而其敝精神。糜歲月。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。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。因是頗泝其源。而適有會焉。於是原道諸篇始作。而其言曰。根之茂者其實遂。膏之沃者其光燁。仁義之人。其言藹如也。其徒和之。亦曰。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。則亦庶幾其賢矣。然今讀其書。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。自不爲少。若夫所原之道。則亦徒能言其大體。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。使其言之爲文者。皆必由是以出也。故其論議古人。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。而猶不及於董賈。其論當世之弊。則但以詞不已出。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。至於其徒之論。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。大振頹風。教人自爲。爲韓之功。則其師生之間。傳受之際。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。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。又未免於倒懸而逆實之也。自是以來。又復衰歇。數十百年而後。歐陽子出其文之妙。蓋已不愧於韓氏。而其曰。治出於一云者。則自荀揚以下。皆不能及。而韓亦未有聞焉。是則疑若幾於道矣。然考其終身之言。與其行事之實。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

病也。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。則誦其言者。既曰吾老將休。付子斯文矣。而又必曰我所謂文。必與道俱。其推尊之也。既曰今之韓愈矣。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。以張其說。由前之說。則道之與文。吾不知其果爲一耶。爲二耶。由後之說。則文王孔子之文。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。果若是其班乎否也。嗚呼。學之不講久矣。習俗之謬。其可勝言也哉。吾讀唐書而有感。因書其說以訂之。因言文士之失。曰。今曉得義理底人。少閒被物欲激搏。猶自一強一弱。一勝一負。如文章之士。下梢頭都靠不得。且如歐陽公初閒做本論。其說已自大段拙了。然猶是一片好文章。有頭尾。他不過欲封建井田。與冠婚喪祭。蒐田燕饗之禮。使民朝夕從事於此。少閒無工夫。被佛氏引去。自然可變。其計可謂拙矣。然猶是正當議論也。到得晚年。自做六一居士傳。宜其所得如何。卻只說有書一千卷。集古錄一千卷。琴一張。酒一壺。碁一局。與一老人爲六。更不成說話。分明是自納敗闕。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。說無限道理。到得晚年。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。引唐肅宗時。一尼恍惚升天。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。賜之云。中國有大災。以此鎮之。今此山如此。意其必有寶。更不成議論。似喪心人說話。其他人無知。如此說尙不妨。你平日自視爲如何。說盡道理。卻說出這般話。是可怪否。觀於海者難爲水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。分明是如此了。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。問南豐文如何。曰。南豐文卻近質。他初亦只是學爲文。卻因學文。漸見些子道理。故文字依傍道理做。不爲空言。只是關鍵緊要處。也說得寬緩。不分明。緣他見處不徹。本無根本工夫。所以如此。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。東坡則華豔處多。南豐擬制。內有數篇。雖雜

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。南豐作筠州宜黃二學記，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。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。論胡文定公文字皆實，但奏議每件引春秋，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。大抵朝廷文字，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，令分曉。今人多先引故事，如論青苗，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，他人皆說從別處去。前輩文字有氣骨，故其文壯浪。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，今人只於枝葉上粉澤爾。如舞訝鼓，然其閒男子婦人僧道雜色，無所不有，但都是假底。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：今世安得文章，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。如言湖州，必須去州字，只稱湖，此減字法也。不然，則稱霽上，此換字法也。道者，文之根本，文者，道之枝葉，惟其根本乎道，所以發之於文，皆道也。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，文便是道。今東坡之言曰：吾所謂文必與道俱，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，待作文時，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，此是他大病處。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，到此不覺漏逗，說出他本根病痛，所以然處。緣他都是因作文，卻漸漸說上道理來，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，方作文，所以大本都差。歐公之文，則稍近於道，不爲空言。如唐禮樂志云：三代而上，治出於一，三代而下，治出於二，此等議論極好。蓋猶知得只是一本，如東坡之說，則是二本，非一本矣。人有才性者，不可令讀東坡等文，有才性人，便須收入規矩，不然，蕩將去。凡人做文字，不可太長，照管不到，寧可說不盡。歐蘇文皆說不曾盡，東坡雖是宏闊，瀾翻成大片，袞將去，他裏面自有法。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，但只管學他一袞做將去。

魯齋許氏曰：宋文章近理者多，然得實理者亦少。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，宋文章多有之。讀者直須明

著眼目。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。其放曠不羈。誠可喜。身心即時便得快活。但須思慮究竟如何。果能終身爲樂乎。果能不墮先業。而澤及子孫乎。天地閒人有職分。性分之所固有者。不可自泯也。職分之所當爲者。不可荒慢也。人而慢人之職。雖曰飽食煖衣。安樂終身。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。故昔人謂之幸民。凡無檢束無法度。豔麗不羈諸文字。皆不可讀。大能移人性情。聖人以義理誨人。力挽之不能迴。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。使人情志不可收拾。從善如登。從惡如崩。古語有之。可不慎乎。

薛文清曰。凡有條理明白者。皆謂之文。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。如天高地下。其分截然而易。山峙川流。其理秩然而不紊。此天地之文也。日月星辰之照耀。太虛雲物之班布。草木之花葉紋縷。鳥獸之羽毛。綵色金玉珠璣之精粹。此又萬物之文也。以至三綱五常之道。古今昭然而不昧。三千三百之禮。小大燦然而有章。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。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。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。此又萬事之文也。推之天地之閒。凡有條理明燦者。無往而非文。豈特見於文詞言語。然後謂之文哉。贈言以名位期人。不若以德業期人。

羅整庵曰。文貴實。詩書之文無非實者。易象象之辭特奇。然皆實理。無一字無著落。故曰易奇而法。

學規類編卷之二十

程子四箴有序

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。夫子曰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四者，身之用也。由乎中而應乎外，制於外，所以養其中也。顏淵事斯語，所以進於聖人。後之學聖人者，宜服膺而勿失也。因箴以自警。

視箴

心兮本虛，應物無迹。操之有要，視爲之一。一作爲則蔽交於前，其中則遷。制之於外，以安其內。克治復禮，久而誠矣。

聽箴

人有秉彝，本乎天性。知誘物化，遂亡其正。卓彼先覺，知止有定。閑邪存誠，非禮勿聽。

言箴

人心之動，因言以宣。發禁躁安，內斯靜專。矧是樞機，與戎出好。吉凶榮辱，惟其所召。傷易則誕，傷煩則支。已肆物忤，出悖來違。非法不道，欽者訓辭。

動箴

哲人知幾。誠之於思。志士勵行。守之於爲。順禮則裕。從欲惟爲。一作危。造次克念。戰兢自持。習與性成。聖賢同歸。

朱子敬齋箴

正其衣冠。尊其瞻視。潛心以居。對越上帝。足容必重。手容必恭。擇地而蹈。折旋蟻封。出門如賓。承事如祭。戰戰兢兢。罔敢或易。守口如緘。防意如城。洞洞屬屬。毋敢或輕。不東以西。不南以北。當事而存。靡他其適。勿貳以二。勿參以三。惟精惟一。萬變是監。從事於斯。是曰持敬。動靜弗違。表裏交正。須臾有閒。私欲萬端。不火而熱。不冰而寒。毫釐有差。天壤易處。三綱既淪。九法亦斁。於乎小子。念哉敬哉。墨卿司戒。敢告靈臺。

張南軒主一箴

人稟天性。其生也直。克慎厥彝。則靡有忒。事物之感。紛綸朝夕。動而無節。生道或息。惟學有要。持敬弗失。驗厥操舍。乃知出入。曷爲其敬。妙在主一。曷爲其一。惟以無適。居無越思。事靡他及。涵泳於中。匪忘匪亟。斯須造次。是保是積。既久而精。乃會於極。勉哉勿倦。聖賢可則。

真西山勿齋箴

天命之性。得之者人。人之有心。其孰不仁。人之不仁。曰爲物役。耳蕩於聲。目眩於色。以言則肆。以動則輕。人欲放縱。天理晦冥。於焉有道。禮以爲準。惟禮是由。匪禮勿徇。曰禮伊何。理之當然。不雜以人。一循乎天。勿之爲言。如防止水。孰其尸之。曰心而已。聖言十六。一字其機。機牙旣幹。鈞石必隨。我乘我車。駟馬交驥。

執範其驅。維轡在手。是以君子必正其心。翼翼兢兢。不顯亦臨。萬夫之屯。一將之令。靈鑄騰馳。孰敢干命。衆形役之。統於心官。外止勿流。內守愈安。其道伊何。所主者敬。表裏相維。動靜俱正。莠盡苗長。醅化醴醇。方寸盎然。無物不春。惟勿一言。萬善自出。念茲在茲。其永無斁。

思誠齋箴

誠者天道。本乎自然。誠之者人。以人合天。曰天與人。其本則一。云胡差殊。蓋累於物。心爲物誘。性遂情移。天理之真。其存幾希。豈惟與天。邈不相似。形雖人斯。實則物只。皇皇上帝。命我以人。我顧物之。抑何弗仁。惟子思子。深憫斯世。指其本源。祛俗之蔽。學問辨行。統之以思。擇善固執。惟日孜孜。狂聖本同。其忍自棄。人十己千。弗至弗已。雲披霧卷。太虛湛然。塵埽鏡空。清光自全。曰人與天。旣判復合。渾然一真。諸妄弗作。孟氏繼之。命曰思誠。更兩鉅賢。其指益明。大哉思乎。作聖之本。歸而求之。實近非遠。

夜氣箴

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。木歸其根。蟄坏其封。凝然寂然。不見兆朕。而造化發育之妙。實胚胎乎其中。蓋闔者闢之基。正者元之本。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。夫一晝一夜者。三百六旬之積。故冬乃四時之夜。而夜乃一日之冬。天攘之閒。羣動俱闕。窈乎如未判之鴻濛。維人之身。嚮晦宴息。亦當以造物而爲宗。必齊其心。必肅其躬。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。使慢易非僻。得以賊吾之衷。雖終日乾乾。靡容一息之閒斷。而甘冥易忽之際。尤當致戒謹之功。蓋安其身以爲朝聽晝訪之地。而夜氣深厚。則仁義之心。亦浩乎其不窮。

本既立矣。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。敬義夾持。動靜交養。則人欲無隙之可入。天理皦乎其昭融。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。亦空言其奚庸。爰作箴以自砭。常懷懷而瘳恫。

陳茂卿夙興夜寐箴

雞鳴而寤。思慮漸馳。盍於其閒。澹以整之。或省舊愆。或紬新得。次第條理。瞭然默識。本既立矣。昧爽乃興。盥櫛衣冠。端坐斂形。提掇此心。皎如出日。嚴肅整齊。虛明靜一。乃啓方冊。對越聖賢。夫子在坐。顏曾後先。聖師所言。親切敬聽。弟子問辨。反覆參訂。事至斯應。則驗於爲。明命赫然。常目在之。事應既已。我則如故。方寸湛然。凝神息思。動靜循環。惟心是監。靜存動察。勿二勿三。讀書之餘。閒以游泳。發舒精神。休養情性。日暮人倦。昏氣易乘。齊莊正齊。振拔精明。夜久斯寢。齊手斂足。不作思惟。心神歸宿。養以夜氣。貞則復元。念茲在茲。日夕乾乾。

薛文清謹言箴

誦謹言之訓。習謹言之事。將三十年。夕悔其失。寤寐惶汗。而且或復然。殆將漸流於放。終不克謹。以速尤召愆。汝縱不自愛。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。降衷秉彝之全。誓自今始。語不妄發。保厥中之靜專。至此而猶飾虛詞。尙循故態者。當指正於蒼天。

慎行箴

思厥一身。或動或靜。曰可見者。皆謂之行。行有天則。至明至正。云胡小子。操履靡定。語默或流於羣妄。應

接復牽於多病。是以德業不至於崇廣。馳騖將迷於蹊徑。其自今始。加夕惕以乾乾。欽聖謨而非禮勿動。

懲忿箴

在損著象。懲忿有教。樊昔辨惑。孔亦以告。蓋觸物易動。惟是爲先。苟勃然而妄發。必焚如以自煎。德既有乖。生亦受賊。速禍召尤。變故匪測。我思我心。本自湛如。云胡震撼。弗克寧虛。制之有法。必懲必戒。懲摧其暴。戒思其害。惟暴若苗。惟忿若根。根除苗翦。事我天君。天君旣安。百職從令。怒或當然。因感而應。應已而休。無迎將畱。雖曰顏樂。亦以是求。

改過箴

繼善成性。天然之中。安行者聖。纖失曷從。降自衆人。人有舛駁。自心及身。靡過不作。所貴士賢。希聖希天。希之之要。改過爲先。如思之邪。如事之失。旣炳其然。必去必亟。過去善復。日進可期。尤謹再作。迷復斯迷。藐予小子。仰賴先業。氣質愚庸。過兼隱白。亦云有覺。厥治不剛。頻復厲矣。徒發赧惶。恐遂頑然。將不省憶。天畀謂何。而乃自棄。因是發憤。自訟以箴。風雷宜法。大壯宜欽。日悔日改。期無則止。希之之功。勿替終始。

存理箴

惟天生人。惟人有理。理謂之何。物則是矣。圓外竅中。五性渾全。感而遂通。四端秩然。貌色手足。口鼻耳目。以及衆體。至微之物。直溫重恭。又肅明聰。或動或靜。咸有厥中。身之所接。萬事五品。其理昭如。各有程準。凡此衆善。悉備吾身。放之則失。操之斯存。存之之要。明誠有教。明炳其真。誠踐其道。惟此二者。功不可偏。

循之勿失。士賢聖天。

持敬箴

一刻之謹。心在理存。一刻之怠。心放理昏。是知敬之一字。乃直內之樞機。養性之本根。昔在伊洛。道繼孔學。開示羣迷。敬爲要約。其曰主一無適者。欲人必專其念。而不雜於多歧。其曰整齊嚴肅者。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墮。斯實內外交養之法。持循之久。自不容私。其及門之士。有曰惺惺法者。蓋必有事焉。而提撕於頃刻。有曰其心收斂。不容一物者。蓋中虛無物。而必極其靜一。偉哉晦翁。統承二程。小大之學。一以爲宗。慨彼前修。年代云往。豈無瑤琴寶匣。絕響在末。小子氣質愚頑。七情內蠹。百妄外干。雖曰爲學。徒侈華博。究厥本真。久矣戕斲。一日大覺。前爲可羞。蓋昧往訓。放心靡收。念彼寸膠。黃流可碧。顛末旣陳。期守勿失。

慎微箴

眇忽之閒。其動曰幾。究其所極。千里斯違。是以作易君子。觀羸豕而著象。因地雷而謹微。言發乎口。雖捫舌其靡及。行達乎遠。知駟馬之難追。惟兢兢焉。日嚴乎斯語。庶遠悔尤。而天理靡虧。

大理箴

惟左執法。廷尉象焉。稽古之職。士師庭堅。官曰大理。歷茲有年。其名不一。其事則然。蓋天之公。陽開陰闔。立法憲天。仁柔義遏。不率典彝。或過或惡。天討以施。低昂斟酌。乃有準臬。職斯常刑。讞厥當否。則歸廷平。

廷平攸執。時惟鑑衡。鑑灼隱伏。衡持重輕。持照兩得。克允克明。罰當民服。氣協休徵。明刑弼教。聖所欽恤。死者弗生。絕者弗屬。而居而官。宜何警肅。勿徇貨利。勿任憎欲。勿偏縱釋。勿好刻酷。有一於茲。靡平靡燭。戮紀瘝官。齋痛飲毒。譬火銷膏。辜亦已速。邈哉千載。乃有良臣。釋之定國。持公體仁。曰民不冤。曰無冤民。功光簡冊。慶及子孫。高山宜仰。景行宜遵。小子述識。敬勸我人。

程子顏樂亭銘

天之生民。是爲物則。非學非師。孰覺孰識。聖賢之分。古難其明。有孔之遇。有顏之生。聖以道化。賢以學行。萬世心目。破昏爲醒。周爰闕里。惟顏舊止。巷汙以榛。井涇而圯。鄉閭蚩蚩。弗視弗履。有卓其誰。師門之嗣。追古念今。有惻其心。良價善諭。發帑出金。巷治以闢。井渫而深。清泉澤物。佳木成陰。載基載落。亭曰顏樂。昔人有心。予忖予度。千載之上。顏惟孔樂。百世之下。顏居孔作。盛德彌光。風流日長。道之無疆。古今所常。水不忍廢。地不忍荒。嗚呼正學。其何可忘。

張子東銘

戲言出於思也。戲動作於謀也。發於聲。見於四支。謂非己心。不明也。欲人無己疑。不能也。過言。非心也。過動。非誠也。失於聲。謬迷其四體。謂己當然。自誣也。欲他人己從。誣人也。或者謂出於心者。歸咎爲己戲。失於思者。自誣爲己誠。不知戒其出汝者。歸咎其不出汝者。長傲且遂。非不知孰甚焉。

楊龜山書銘

舍其英。茹其實。精於思。貫於一。

呂藍田克己銘

凡厥有生。均氣同體。胡爲不仁。我則有己。立己與物。私爲町畦。勝心橫生。擾擾不齊。大人存誠。心見帝則。初無吝驕。作我蝨賊。志以爲帥。氣爲卒徒。奉辭於天。誰敢侮予。且戰且徠。勝私窒慾。昔焉寇讎。今則臣僕。方其未克。窘我室廬。婦姑勃谿。安取其餘。亦旣克之。皇皇四達。洞然入荒。皆在我闥。孰曰天下。不歸吾仁。瘠痾疾痛。舉切吾身。一日至之。莫非吾事。顏何人哉。希之則是。

朱子敬恕齋銘

出門如賓。承事如祭。以是存之。敢有失墜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以是行之。與物皆春。胡世之人。恣己窮物。惟我所便。謂彼奚卹。孰能反是。斂焉厥躬。於牆於羹。仲尼子弓。內順於家。外同於鄰。無小無大。罔時怨恫。爲仁之功。曰此其極。敬哉恕哉。永永無斲。

學古齋銘

相古先民。學以爲己。今也不然。爲人而已。爲己之學。先誠其身。君臣之義。父子之仁。聚辨居行。無怠無忽。至足之餘。澤及萬物。爲人之學。煥然春華。誦數是力。纂組是誇。結駟懷金。煌煌煒煒。世俗之榮。君子之鄙。維是二者。其端則微。眇緜不察。胡越其歸。卓哉周侯。克承先志。日新此齋。以迪來裔。此齋何有。有圖有書。厥裔伊何。衣冠進趨。夜思晝行。咨詢謀度。絕今不爲。惟古是學。先難後獲。匪亟匪徐。我則銘之。以警厥初。

求放心齋銘

天地變化。其心孔仁。成之在我。則主於身。其主伊何。神明不測。發揮萬變。立此人極。晷刻放之。千里其奔。非誠曷有。非敬曷存。孰放孰求。孰亡孰有。屈伸在臂。反覆惟手。防微慎獨。茲守之常。切問近思。曰惟以相。

尊德性齋銘

維皇上帝。降此下民。何以予之。曰義曰仁。惟義惟仁。維帝之則。欽斯承斯。猶懼弗克。孰昏且狂。苟賤汗卑。浮視傾聽。惰其四肢。褻天之明。慢人之紀。甘此下流。衆惡之委。我其監此。祇栗厥心。有幽其室。有赫其靈。執玉奉盈。須臾顛沛。任重道遠。其敢或怠。

志道齋銘

曰趨而挹者。孰履而持。曰饑而寒者。誰食而衣。故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。子不志於道。獨罔罔其何之。

據德齋銘

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。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。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。故無地以崇之。

依仁齋銘

舉之莫能勝。行之莫能至。雖欲依之。安得而依之。爲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。雖欲違之。安得而違之。

游藝齋銘

禮云樂云。射御書數。俯仰自得。心安體舒。是之謂游。以游以居。嗚呼游乎。非有得於內。孰能如此。其從容。

而有餘乎。

崇德齋銘

尊我德性。希聖學兮。玩心神明。蛻汙濁兮。

廣業齋銘

樂節禮樂。道中庸兮。克勤小物。奏膚公兮。

居仁齋銘

勝己之私。復天理兮。宅此廣居。純不已兮。

由義齋銘

羞惡爾汝。勉擴充兮。遵彼大路。行無窮兮。

蒙齋銘

物盈兩間。有萬其數。天理流行。無一不具。維象之顯。理寓乎中。反而求之。皆切吾躬。觀天之行。其敢遑息。察地之勢。亦厚於德。天人一體。物我一源。驗之義經。厥旨昭然。卦之有蒙。內險外止。止莫如山。險莫如水。曷不曰水。而謂之泉。濫觴之初。厥流涓涓。其生之微。若未易達。其行之果。則不可遏。有崇茲山。潤澤所鍾。維靜而正。出乃不窮。始焉一勺。終則萬里。問奚以然。有本如是。是以君子。法取於斯。維義所在。必勇於爲。維行有本。繫德焉出。是滋是培。其本乃立。靜而養源。澂然一心。動而敏行。萬善畢陳。厚化川流。初豈二致。

溥博淵泉。其用弗匱。於惟簡肅。宜有此孫。揭名齋扉。目擊道存。養正於蒙。奚必童穉。終身由之。作聖之地。敬義齋銘。

惟坤六二。其德直方。君子體之。爲道有常。內而立心。曰直是貴。惟敬則直。不偏以陂。外而制事。曰方是宜。惟義則方。各當其施。曰敬伊何。惟主乎一。懷然自持。神明在側。曰義伊何。惟理是循。利害之私。罔汨其真。靜而存養。中則有主。動而酬酢。莫不中矩。大哉敬乎。一心之方。至哉義乎。萬事之綱。敬義夾持。不二不忒。表裏洞然。上達天德。昔有哲王。師保是詢。丹書有訓。西面以陳。敬與怠分。義與欲對。一長一消。禍福斯在。息心之萌。闕焉沈昏。欲心之熾。蕩乎狂奔。惟此二端。敗德之賊。必壯乃猶。如敵斯克。怠欲旣泯。敬義斯存。直方以大。協德於坤。一念小差。眊此齋扁。嚴師在前。永詔無倦。

張南軒克齋銘

惟人之生。父乾母坤。允受其中。天命則存。血氣之萌。物欲斯誘。日削月朘。噫鮮能久。越其云爲。匪我之自。營營四馳。擾擾萬事。聖有謨訓。克治是宜。其克伊何。本乎致知。其致伊何。格物是期。動靜以察。晨昏以思。良知固有。匪緣事物。卓然獨見。我心皦日。物格知至。萬理可窮。請事克治。日新其功。莫險於人欲。我其平之。莫危於人心。我其安之。我視我聽。勿蔽勿流。我言我動。是出是由。涵濡游泳。不競不綵。允蹈彝則。靡息厥修。逮夫旣克。曰人而天。悠久無疆。匪然而然。爲仁之功。於斯其至。我稽古人。其惟顏氏。於穆聖學。具有始終。循循不舍。與天同功。請先致知。以事克治。仁遠乎哉。勉旃吾子。

敬齋銘

天生斯人。良心則存。聖愚曷異。敬肆是分。事有萬變。統乎心君。一類其綱。泯焉絲棼。自昔先民。修己以敬。克持其身。順保常性。敬匪有加。惟主乎是。履薄臨深。不昧厥理。事至理形。其應若響。而實卓然。不與俱往。動靜不違。體用無忒。惟敬之功。協乎天德。嗟爾君子。敬之敬之。用力之久。其惟自知。勿憚其艱。而或怠遑。亦勿迫切。而以不常。毋忽事物。必精吾思。察其所發。以會於微。忿慾之萌。則杜其源。有過斯改。見善則遷。是則天命。不遏於躬。魚躍鸞飛。仁在其中。於焉有得。學則不窮。知至而至。知終而終。嗟爾君子。勉哉敬止。成己成物。匪曰二致。任重道遠。其端伊邇。毫釐有差。繆則千里。惟建安公。自力古義。我作銘詩。以諗同志。

敦復齋銘

惟聖作易。研幾極深。惟卦有復。於昭天心。六爻之義。各隨所乘。其在於五。孰復是明。其敦如何。篤志允蹈。順保其中。而以自考。我觀爻義。厥有戒辭。君子體之。敬戒是資。人欲易萌。天理難存。毫釐之間。消長所分。凡百君子。奈何不敬。祇於夙宵。以若天命。惟積惟久。匪俟乎外。敢曰無悔。庶幾寡悔。

恕齋銘

刑成不變。君子盡心。明動麗止。象著義經。所存曷先。其恕之云。自盡於己。以察其情。意有所先。則弗敢成。見雖云獨。亦靡敢輕。幽隱之枉。是達是由。毫釐之疑。是析是明。俾爾寡弱。無有或困。於爾強慝。靡訖靡遁。及得其情。又以勿喜。古人於此。恕有餘地。我名於齋。意實在茲。嗟嗟來者。尙克念之。

主一齋銘

人之心。一何危。紛百慮。走千歧。惟君子。克自持。正衣冠。攝威儀。澹以整。儼若思。主於一。復何之。事物來。審其幾。應以專。匪可移。理在我。寧彼隨。積之久。昭厥微。靜不偏。動靡違。嗟勉哉。自邇卑。惟勿替。日在茲。

薛文清悅心齋銘

人孰無心。心孰無悅。悅匪其正。爲心蝨賊。大哉孟氏。儒林之綱。悅心著訓。式炳以彰。其悅伊何。曰理曰義。理則在物。義則制事。二者匪人。實降自天。得之而悅。天乃斯全。卓卓沈君。齋居云作。扁曰悅心。惟孟之學。豈無肥旨。祇飽以酣。弗專弗從。道腴是耽。齋旣作止。銘亦書止。日居月諸。勿替終始。

勿欺齋銘

動而未形。此心之幾。幾有善惡。人莫吾知。吾旣知矣。其將何爲。賢有明訓。而曰勿欺。蓋欺之爲義。不專所持。雖曰好善。若有所疑。雖曰去惡。若有所廢。謂之勿者。庸以禁止於斯。故知善可好。如嗜甘肥。知惡可去。如厭醜醜。果專專於是道。復念念而無違。則眇眇之善端。可以擴之於天地之涯。美哉張君。令德是頤。勿欺名齋。願以自規。庶幾匪懈。賢可士希。

惜陰齋銘

大化茫茫。斯物斯億。人爲物靈。所貴者德。德原於天。心會其極。其體密微。其用周悉。云胡氣拘。所得者失。願茲百年。曾不瞬息。弗亟循之。將遂迷溺。所以往哲。晷景是惜。惜之惟何。明誠致力。明則道通。誠則道立。

從事二者。遑遑汲汲。朝復一朝。日復一日。靡閒毫髮。靡懈頃刻。於茲卷舒。於茲語默。憶彼前修。瞻望靡及。有卓君子。希慕軌則。爰作齋居。爰圖進益。古訓是名。古法是式。由學而仕。勤勵夕惕。豈曰道悠。由近可卽。豈曰山高。由下可陟。敢贊一言。以勸無斁。

恆齋銘

有海之瀕。有岱之麓。挺生儀公。質負魁篤。公始知學。旦夕孳孳。顧此彝德。思厥保持。乃博其方。乃要其統。雷風法義。有恆師孔。恆者伊何。悠久常然。立心行己。篤此一言。遂揭齋楣。出入是覩。若鑒神明。若臨師父。爰自箴仕。屢擢屢陞。官有內外。齋無二名。夷考厥迹。昭哉歷歷。持鐸教尊。剖符民輯。溥彼旬宣。江漢是式。允於出納。喉舌是職。晚亞南宮。朝推耆碩。啓沃經筵。忠忱彌積。載承恩詔。縣車故鄉。乘化消息。孰不榮光。繫公之賢。惟恆之幹。夷險一德。終始靡倦。公雖逝矣。名永長存。風流奔世。子子孫孫。孝思維則。安則安做。匪曰高山。恆齋是仰。

存誠齋銘

惟天地萬物。實理爲之樞機。本厥一源。諒無不齊。自稟賦之雜揉。紛虛僞之交馳。爰有元聖。乃曰無爲。斯太極之全體。兼動靜而靡違。降聖而賢。必由保持。視聽言動。敬以主之。羣邪退伏。誠斯不虧。溫溫李生。往哲是希。爰居爰處。左箴右規。弦韋是服。絲桐是揮。沈酣古訓。詠歌古詩。斯須動作。靡敢怠墮。望慾止水。如防如隄。庶邪妄之可閑。冀存誠之在茲。美厥志之名齋。述法言以勵之。

胡敬齋進學齋銘

凡學之道。立志爲先。其志伊何。曰聖曰賢。聖賢之學。在於爲己。擴而充之。無所不至。彼爲人者。喪厥良心。惟名是務。惟利是徇。學問之功。循序漸進。行遠升高。自卑自近。存誠主敬。立我根基。匪敬匪誠。外物昏之。其誠伊何。盡厥真實。其敬伊何。容莊心一。誠敬既立。本心自存。虛靈不測。是曰天君。卽事卽物。務窮其理。理無不窮。其知乃至。理雖在事。實備吾身。力行既久。全體皆仁。舉而措之。家齊國治。聖人能事。此其畢矣。爲此銘戒。告我良朋。毋暴毋棄。毋忽毋輕。

衣冠銘

儒衣與儒冠。儒言與儒行。四者皆具全。表裏斯相稱。瞻視欲其尊。顏色欲其整。心肅容必莊。外嚴中自正。內外交相養。其德自然盛。非僻旣無干。神舍常虛靜。聖人制作功。皆以體吾敬。文質貴得中。勿使偏相勝。作此衣冠銘。爲我中心警。

書櫥銘

聖賢遺訓。萬世法程。讀之貴熟。思之貴精。體之貴切。行之貴誠。未弊勿已。永鑒斯銘。

